

人生大智慧

The Wisdom of Life

修养使人明慎

任柏良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修养使人明慎

人生大智慧

The Wisdom of Life （第六卷）

任柏良／主编　李树葳／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3 0435 6445 3



(吉)新登字 01 号

人生大智慧

主　　编	任柏良	编　　者	李树葳
责任编辑	吴兰萍	封面设计	王晓庆
责任校对	张玉斌	版式设计	杨利伟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远流图文工作室(电话:024－22931003)
印 刷 者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8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676－7/B·124
定　　价　120.00 元



卷首语

在我心灵的天空中，

信心之光永不黯淡。

我们应该——

竭尽全力去做，

去爱，

不断地盼望；

用心中绚烂多姿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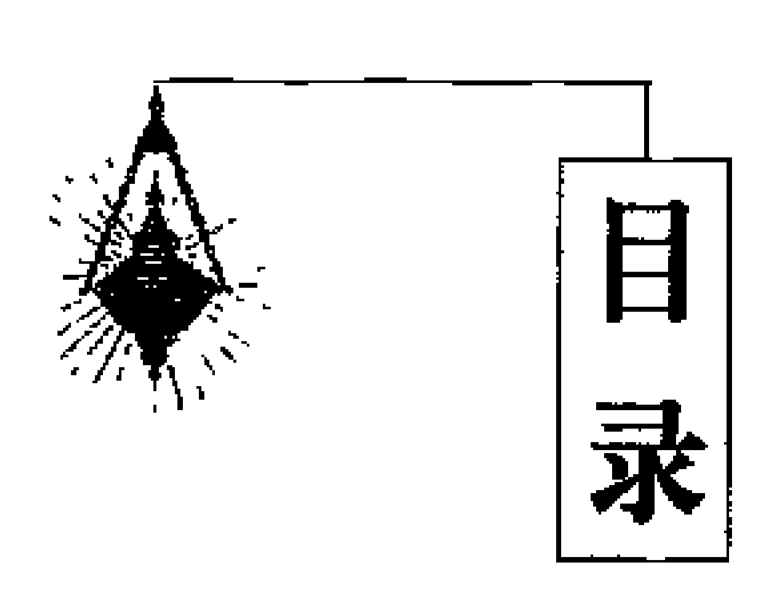
去照亮，

去驱散四周的漆黑。

——海伦·凯勒







目录

乘着知识的翅膀



追逐缪斯的神光





过程的精神意义



乘着知识的翅膀

哪里有知识之树，哪里就有乐园。

——尼　采



内 涵

〔前苏联〕邦达列夫

书——这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精神财富的遗嘱执行人，是完美的保存者，这是从人类的童年发给我们的不熄的光源，这是信号和预告，是痛苦和磨难，是笑声和欢乐，乐观和希望，这是意识的最高成就——精神力量高于物质力量的象征。

书——这是对思想发展和哲学流派的认识，是对社会民族历史条件的认识。在各个阶段，这些条件使人们产生了对善、智、教育，和在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公正旗帜下革命斗争的信心。

以概念范畴进行思维，并创造物质、体系和公式的科学能解释、发现和征服许多事物，但按其实质来说，它终



究不能研究一样东西——人的感情，不能创造人的形象，而这正是应运而生的文学所做的事情。

科学和艺术，它们是很接近的，它们将要认识及接近的范围就是这个世界里人的潜力。但同时，它们的认识工具不同，要把荷马的《奥德赛》、俄国的“奥德赛”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者我们时代的“奥德赛”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历克赛·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包括在一个公式里，就像在发现某个宇宙规律以后科学所能做到的那样，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艺术——这是人类的感受，相互矛盾的情感、愿望，精神的升华和堕落，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失败和胜利的历史大百科全书。

一个人阅读一本书，就是仔细观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镜子深处寻找着自己，寻找着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将别人的命运、别人的勇敢精神与自己的性格特点相比



较，感到遗憾、怀疑、懊恼，他会笑、会哭，会同情和参与，——这样书的影响就发挥了作用。所有这些，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就是“感情的传染”。

几乎在每个人的命运中，印刷后的话语都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最值得遗憾的人就是不曾醉心于一本严肃书籍的人，——他抛弃了第二现实和第二经验，因而缩短了自己生命的时日。

智慧隽语

一个人阅读一本书，就是仔细观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镜子深处寻找着自己，寻找着自己思想的答案。



与书为友

〔英〕斯迈尔斯

想了解一个人，你可以看他读什么样的书，正如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与书为友如同与人为友，都应找最佳最善的为伴。好书可引为诤友，一如既往，永无改变，两心相伴，其乐陶陶。当我们身陷困境或危险之中，好书决不会幡然变脸。好书与我们亲善相处，年轻时让我们从它那儿汲取乐趣与教诲，到鬓发染霜，则带给我们亲抚和安慰。

同好一书之人，往往可以发现彼此间习性也相近，恰如二人同好一友，彼此间也可引以为友。中国有个成语："爱屋及乌"，"若引申为"爱人及书"，更不失为一智语。人们的交往若以书为纽带，情谊将更为真挚高尚。对同一作家的钟爱，使人们的所思所感，欣赏与同情，都能交相融会。作家与读者，读者与作家，也能相知相通。



英国文艺评论家赫兹利特说："书籍深入人心，诗随血液循环。少小所读，至老犹记。书中别人的事，能使我们如同身临其境。无论何地，好书无须倾囊而购，就能得到。而我们的呼吸也会因之充满了书香之气。"

一本好书常可视为生命的最佳归宿，作者一生所思所想的精华尽在其中。对大多数学人而言，他的一生是思想的一生，因此好书是金玉良言与思想光华的总成，令人感铭于心，爱不忍释，最终成为我们相随的伴侣与慰藉。菲力浦·西德尼爵士说："与高尚思想相伴者永不孤独。"当诱惑袭来，高尚纯美的思想就会像仁慈的天使，翩然降临，一扫杂念，守护心灵。高尚行为的愿望也随之产生。良言善语常激发出畅举嘉行。

书籍具有不朽的本质，在人类所有的奋斗中，惟有书籍最能经受岁月的磨蚀。庙宇与雕像在风雨中颓毁坍塌了，而经典之籍却与世长存。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只要翻动书页，伟人的话就会历历在目，犹如



亲闻。时间淘汰了粗劣制品，就文学而言，只有经典明言才能传世。

书籍将我们引入一个高尚的社会，在那里，历代圣人贤士群聚，仿佛与我们同处一堂，让我们亲聆教诲，亲见所行，心心相印，欢悦与共，悲哀同历。我们仿佛嗅到他们的气息，成为与他们同时登台的演员，在他们描绘的场景中生活、呼吸。凡真知灼见决不会消逝于当世，书籍记载的精华远播天下，至今为有识之士侧耳聆听。古时先贤的影响，仍融入我们生活的氛围，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逝去已久的人杰们一如当年，活力永存。

智慧身语

书籍具有不朽的本质，在人类所有的奋斗中，惟有书籍最能经受岁月的磨蚀。



书的存在

〔比利时〕乔治·布莱

你去买一只花瓶，放在家里，放在桌子或壁炉上，过一段时间，它就被看熟了。它将成为家里的一位成员。然而它仍然是一只花瓶。相反，请拿起一本书，你会看到它自告奋勇，自己打开自己。依我看，书的这种开放性是一件不寻常的、重要的事情。书绝不自我封闭于它的轮廓之内，它并不是居住在一座堡垒之内。它自身存在，但它更要求存在于自身之外，或者要求你也存在于它的身上。简言之，不同寻常的是，在你与它之间，壁垒倒塌了。

这就是《伊吉图》中那座空屋子里的景象。有一个人进去了，拿起桌子上那本打开的书，开始阅读。随之而来的是墙的消失、物对精神的吸收以及物所显示的奇特的可渗透性。我说过，这和一个人买一只鸟、一条狗、一只猫



是一码事，人们看到它们变成了朋友。同样，如果我喜欢我的书，那是因为我在它们身上认出了一些人，他们能回报我给予他们的情感。——然而这就是全部吗?我在读书时所进行的变化仅限于将其提高到活人堆里吗?事情还要走得更远。有一种新的现象发生，我感到很难加以界定。

为此，我必须回到刚才谈的那种境况。一本书在那儿，在一间空屋子里等待着。这时一个人进来了，比方说是我，我翻翻书，开始阅读。就在此时，在眼前这本打开的书之外，我看见大量的语词、形象和观念。我的思想将它们抓住。我意识到我抓在手里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甚至不是一个单纯地活着的人，而是一个有理智有意识的人：他的意识与存在于我们遇见的一切人中的那种意识并无区别。但是，在这特别的情况下，他的意识对我是开放的，并使我能将目光直射入他的内部，甚至使我(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特权)能够想他之所想，感他之所感。

我说过，这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所谓闻所未闻，首先是我称为物的那种东西的消逝。我拿在手中的书到哪儿



去了?它还在那儿，然而同时它又不在了，哪儿也不在了。这个全然为物的物，这个纸做的物，正如有些物是金属的或瓷的一样，这个物不在了，或者至少它现在不在了，只要我在读书。因为书已经不再是一个物质的现实了。它变成了一连串的符号，这些符号开始为它们自己而存在。这种新的存在是在哪儿产生的?肯定不是在纸做的物中。肯定也不在外部空间的某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符号的存在地点，那就是我的内心深处。

智慧隽语

就在此时，在眼前这本打开的书之外，我看见大量的语词、形象和观念。



书　房

〔法〕蒙　田

我的书房设在塔楼的三层。底层是我的小礼拜堂。第二层设置一个房间，旁边是附属的居室。为了安静，我经常在那里歇息。卧室之上有一个藏衣室，现在已改做书房，从前那是家里最无用的地方。现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日子，我一天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消磨。晚上我是从来不到那里去的。附于书房之侧的是一个工作室，相当舒适，冬天可以生火。窗户开得挺别致。要不是我担心破费(这种担心使我什么事都做不了)，那儿不难建一条长100步、宽12步的与书房相平的长廊，将各处连结起来，因为全部围墙已经存在，原先是为其他用途而筑的，高度正符合我的要求。隐居之处应该有散步场所，如果我坐下来，我的思路就不会畅通。双腿走动，我的脑子才活跃。凡是不凭书本研究问题的人都是这样的。



书房呈圆形，只有我的桌子和座位处呈扁平面。全部书籍，分五格存放，居高临下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在四周围了一圈。书房开有三扇窗户，窗外一望无际，景色绚丽多彩，书房内有一定的空间，直径为16步。冬天我去书房不如平时勤，因为我的房子建在山丘上，就像我的名字所指的那样，没有别的房子比它更招风了。我倒喜欢它位置偏僻，不好靠近，无论就做事效果或摆脱他人的骚扰来说都有好处。

书房就是我的王国。我试图实行绝对的统治，使这个小天地不受夫妻、父子、亲友之间来往的影响。在别处，我的权威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并不可靠。有一种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身不由己，没有可安排自己的地方，甚至无处躲藏。我认为这种人是很可怜的。好大喜功的人，像广场上的雕像一样，无时不爱抛头露面。“位高则身不由己”，他们连个僻静的去处也没有。某些修道院规定永远群居，而且做什么事情众人都得在场。我认为，修士们所过的严格生活，最难熬的要算这一点了。我觉得经常离群索居总比无法孤独自处要好受一点。



如果有谁对我说，单纯为了游乐、消遣而去写诗取乐，那是对诗神的大大不敬，说这话的人准不像我那样了解娱乐、游戏和消遣的价值。我禁不住要说，别的一切目的都是可笑的。我过着闲适的日子，也可以说，我不过是在为自己而活着，我的目的仅限于此。少年时候，我学习是为了自我炫耀，后来年岁渐长，是为了追求知识。现在则是为了自娱；而从来不曾抱过谋利的目的。

智慧隽语

书房就是我的王国。我试图实行绝对的统治，使这个小天地不受夫妻、父子、亲友之间来往的影响。



阅读方式

〔法〕安德烈·莫洛亚

坏书对于沉溺性的读者来说，无异于鸦片，使他们深陷于虚幻的境地，逃离了现实世界。这类人对什么书都爱不释手，即便偶尔翻开一本百科全书，谈起水彩画技法的词条也跟读有关火力机械的词条一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独自在房中，径直奔向堆满报刊杂志的桌子，埋头于干巴巴的铅字之间，却从不冷静地想一想，动动脑筋。他们并不注重书中的思想内容和主题，只是一味地读下去，看不出字里行间的现实世界和思想实质。他们绝少从书中获益，对丰富的信息资料，也分不出其价值的高低。他们读书完全是被动的，虽是在看，其实并不理解，不动脑子，更谈不上吸收。

相比之下，娱乐性的阅读还较为积极。爱读小说的



人，在书中寻求美的感受、情感的复苏和迸发以及人间难遇的传奇，对他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乐趣。伦理学家和诗人喜欢在书本上重新找出自己过去的观察和感受，对他们而言，读书也是一种乐趣。最后一种以读书为乐的人，虽是没去研究某一确定的历史阶段，却也能认识到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共同苦难，这种娱乐性的阅读是有益的。

最后是工作性阅读。当某项工程设计在头脑中已有一条主线，需要加以完善和补充的时候，人们就到书中找寻所需的某些特定知识和材料。这种工作性阅读，倒不需要惊人的记忆，手里有枝铅笔或钢笔就可以了。每本书读过之后，当再想回味一下思想主题的时候，也没必要把整本书重读一遍。请允许我以我个人为例。当我读一本历史书或者其它类似的严肃书籍时，我总要在扉页上记一些概括思想主题的词句，并在后面标好页码。这样，在需要时，我不必重读全书，就可以直接找到想找的地方。

读书，同所有其它工作一样，也有规律可循。首先，最好是熟知一部分作家及作品。而对大部分作家，只做一



般性了解。初读一部作品，常常领略不到其精华所在。年轻时，泛舟书海，如同步入尘世一样，应去寻朋觅友。当发现知音，选择、确定之后，就要携手并进。一生中能与蒙田、圣西门、雷斯、巴尔扎克以及普鲁斯特交上朋友，那就很充实了。

智慧隽语

初读一部作品，常常领略不到其精华所在。年轻时，泛舟书海，如同步入尘世一样，应去寻朋觅友。



为乐趣而阅读

〔英〕毛 姆

我所谓的“他”是指那些除了工作以外仍有闲暇的成年人。而且，他们愿意读那些如果没读将是一种损失的好书。我所谓的成年人，并不包括“书虫”在内，“书虫”们会自己寻路，好奇心将引导他们踏上人迹罕至的小径。重新发现已被遗忘的好书，会带给他们莫大的愉快。我想谈的都是真正的杰作，这些书长久以来就被一致公认为了不起的作品。

我们大家都被假定为早已读过它们，可悲的是，其实只有很少人真正读过。但也有一些杰作，所有最好的批评家都已予以定评，它们在文学史上也已有了不朽的地位，可是，除了专业人士仍将它们视为经典之作外，今天的大多数人已无法再以享受的心情阅读这些书。时光流逝，鉴



赏习惯不同，在人们眼中它们不再有原有的馥郁，除非有极坚强的意志力，它们实在难以下咽。举例来说：我曾读过乔治·伊利奥特的《亚当·贝德》，但我无法从心底说：我是怀着快乐的心情阅读的，读它多半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读完时忍不住发出一声舒畅的长叹。

对于这一类书，我无话可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者。不论学者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如何，纵然他们众口一致地加以称赞，如果它不能真正引起你的兴趣，对你而言，仍然毫无作用。别忘了批评家也会犯错，批评史上的许多大错误往往出自著名批评家之手。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这道理同样适用于专家推荐给你的书。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会与别人完全相同，最多只是某种程度的相似而已。

如果认为对我具有重大意义的书，也该丝毫不差的对你具有同样的意义，那真毫无道理。虽然，阅读这些书使我更觉富足，没有读过这些书，我一定不会成为今天的我，但我仍然请求你：如果你读了之后，觉得它们不合胃



口，那么，请就此搁下，除非你能真正享受它们，否则毫无用处。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地去读诗、小说或其它可归入纯文学类的各种作品。你只该为乐趣而读，试问谁能要求那使某人快乐的事物一定也要使别人觉得快乐呢?

智慧隽语

如果你读了之后，觉得它们不合胃口，那么，请就此搁下，除非你能真正享受它们，否则毫无用处。



致雷诺

〔英〕济　慈

我有一种想法：一个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愉快地度过一生——让他在某一天读一页充满诗意的诗，或是精练的散文，让他带着它去散步，去沉思，去反复思考，去领会，去据以预言未来，进人梦想，直到它变得陈旧乏味为止。可是到什么时候，它才能使人感到陈旧乏味呢?这是永远不会的。

人在智力上达到某种成熟阶段之后，任何一个崇高绝俗的片段都会变成他超凡入圣的起点。这“构思的旅程”是多么幸福啊，勤勉的闲散又是多么美好!在沙发上睡一小觉妨碍不了它，在草地上打个盹儿引来仙界的指点：小儿的呀呀学语帮它长上翅膀，中年人的谈心使它获得振翅起飞的力量，一个曲调引导它到“岛屿的隐蔽一角”去，树



叶飒飒作响，它就能“环绕地球一周”。

粗略地阅读几本尊贵的书，并不意味着对它们著者的不敬——因为比起大作品仅仅是默然存在就对善良品德产生的巨大益处来说，人所能给与人的荣誉原是微不足道的。记忆不该被称做知识。许多有独创见解的人不这样想——这些人只是为习俗所误而已。

据我看来，几乎人人都可以像蜘蛛那样，从体内吐出丝来结成自己的空中城堡——它开始工作时只利用了树叶和树枝的几个尖端，竟使空中布满了美丽的迂回线路。

人也应该满足于用同样稀少的几个尖端去粘住他灵魂的精细的蛛丝，进而纺织出一幅空中的挂毡来——这幅挂毡在他灵魂的眼睛看来充满了象征，充满了他的心灵触觉所能感到的温柔，充满了供它漫游的空间，充满了供他享受的万物。但是人们的心灵是如此互不相同，而且走着如此个别的道路，以致在这种情形下，起初看来几个人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趣味和同伴，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许多



心灵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出发，途中来来往往，在无数点上交臂而过，最后竟又重聚在旅途的终点上。

智慧隽语

记忆不该被称做知识。许多有独创见解的人不这样想——这些人只是为习俗所误而已。



有限的知识

〔意〕伽利略

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一家酒店，以为能看到某人在用弓轻轻触动小提琴的弦，但看见的却是有个人正用指尖敲着一只杯子的杯口，使它发出清脆的响声。可当他后来观察到，黄蜂、蚊子与苍蝇不是像鸟雀那样，靠气息发出断续的啼叫声，而是靠翅膀的快速振动，发出一种不间断的嗡嗡声时，与其说他的好奇心越发强烈了，毋宁说他在如何产生声音的学问方面变得蒙昧了，因为他的全部阅历都不足以使他理解或相信：蟋蟀尽管不会飞，却能用振翅而非气息发出那样和谐且响亮的声音。

此后，当他以为除了上述发声方式之外，几乎已不可能另有他法时，他又知道了各式各样的风琴、喇叭、笛子和弦乐器，种类繁多，直到那种含在嘴里、以口腔为共鸣



体、以气息为声音媒介物的奇特方式而吹奏的铁簧片。这时他以为自己无所不晓了，可等到他捉到一只蝉后，却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知和愕然之中：无论堵住蝉口还是按住蝉翅，他都无法减弱蝉那极其尖锐的鸣叫声，也不见蝉颤动躯壳或其他什么部位。他将蝉翻转过来，看见它的胸部下方有几片硬而薄的软骨，以为响声发自软骨的振动，就将它折断，以止住蝉鸣。但是一切终归徒然。直到他用针刺透了蝉壳，也没有让蝉及其声音窒息。最后，他依然未能断定，那鸣声是否发自软骨。从此，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问他声音是如何产生的，他坦率地说知道某些方法，但他笃信还会有上百种人所不知的、难以想像的方法。

我还可以试举另外许多例子，来阐释大自然在生成事物时的丰富性，那些方式在感觉与经验尚未向我们启示之前，是我们无法设想的，经验有时仍不足以弥补我们的无能。

因此，倘若我不能准确地断定彗星的成因，那么我是



应当受到宽宥的，况且我从未声言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懂得它会以某种不同于任何我们臆想的方式形成。对于被握在我们手心的蝉，我们都难以弄明白它的鸣声来自何处，因而对于处在遥远天际的慧星，不了解其成因何在，更应予以谅解了。

智慧隽语

问他声音是如何产生的，他坦率地说知道某些方法，但他笃信还会有上百种人所不知的、难以想像的方法。



失去人性的学问

〔日〕池田大作

可以认为，现代的学问企图将一切事物都加以科学分析，而忘却了人性这最重要的东西。我认为，所谓人类，就是依靠思想形成理念，设定理想，并为这个理想进行努力的客观存在。人类的高贵就体现在这里。

当然，在现实中，某事如何如何之类的分析和真伪的判断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进行分析和判断，就要预测某事如何如何，这就包含了理想，而要实现理想，就要树立应该怎么做的判断基准，为此，分析和判断又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人类既有追求理想的一面，又有重视现实的一面，两方面都具备才是中庸之道，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



学问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存在的，如今，我们被迫忘记了这个不说自明的道理。其根本原因是：本来学问是从“人”出发的，而在当今社会，人们已不再好好学习这个学问的基础，而一味追求最新的成果。人们之所以会采取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归根结底，是由于一切一切的基本点——“人的观念”没有确立。当然，所有从事专业的人们是不会存心忘记“人”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能抓住人类整体形象的尺度，不知不觉，就会把自己专业领域的方法当做看待人类的基本尺度了，这样，现代的悲剧就发生了。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科学也好，凡是和人类自身有关的学问，可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都是必需的。

忘却活的现实而大发议论，容易流于繁琐的讲话和注释。当然，仔细考证文献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但不要忘记其中的根本精神，并且要设法将这一根本精神在现实世界中化为实践。这才是研究一切学问、思想的正确方法。

在一切观点的根本之处，我们必须紧紧盯住“人”的存在，必须掌握深刻理解人的重要性的价值观。面对那些



忘却“人性”的思想和运动，不管它们在形式上多么符合逻辑，也不管它们用多么庞大的体系来装饰自己，我们都要具备一双不被迷惑的眼睛。

智慧隽语

在一切观点的根本之处，我们必须紧紧盯住‘人’的存在，必须掌握深刻理解人的重要性的价值观。



认识能力

〔德〕康　德

认识能力的缺陷表现为心灵软弱，或者是心灵病态。就认识能力而言，灵魂的疾病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忧郁症(疑病)，一是精神失常(躁狂症)。前一种病人似乎意识到，他的思想活动进行得不正常是因为他的理性不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去终止或推动它。在他心里一会儿是高兴，一会儿是忧伤，脾气的变幻就像他不得不忍受的天气一样。后一种疾病是思想的一种任意活动，它有自己的(主观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却与那些和经验法则相符合的(客观的)规则背道而驰。

头脑简单的人、不聪明的人、笨伯、愚妄之徒、傻瓜和呆子，他们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心灵紊乱的本质上也与精神失常的人不同，他们还不至于因为自己的缺陷进入



疯人院。在疯人院里，一个人即使在年龄上已达到成熟和强壮，却在最起码的生活事务上不得不靠外来的理性来料理。带有激情的癫狂是狂气，它往往能够自发地、不由自主地迸发出来，而且是在诗兴结合着天才时才产生。这样一种一方面敏捷另方面却毫无规则的意象之流的汹涌，当它与理性汇合时就被称为迷狂。在同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意向上愁肠百结，例如在丧失爱人时，从痛苦中寻求安慰，这是抑郁狂。迷信类似于癫狂，而迷狂则类似于狂想症。后面这种精神病态尽管叫做性格乖僻，往往也被(说得温和些)称为过度兴奋。

发烧时的胡言乱语，或者是，有时候仅仅是由于凝视一个发狂的人，而由强烈的想像力的交感所触发起来的那种癫痫病的狂暴发作(因此必须不让那些神经过敏的人把他们的好奇心延伸到这种患者的禁闭室)，这些都只是暂时的，还不能被看做是精神错乱。但人们称之为性情乖张(并非心灵病态，因为通常把这理解为内部感官的抑郁乖戾)的，多半是人的一种近乎癫狂的高傲自大，这种人无理要求别人在把自己和他相比较时应该感到自卑，而结果恰好



与他本来的意图相违背，因为刺激他产生这种意图的是他的自命不凡，这意图在一切可能形式下受到破坏，遭到压制，而他的冒犯人的愚蠢只不过招来嘲笑。较轻微一些的是这样来表达一个人自己所独有的某种怪念头：一种本应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却在任何聪明人那里得不到赏识。

智慧身语

这种人无理要求别人在把自己和他相比较时应该感到自卑，而结果恰好与他本来的意图相违背。



驱逐无知

〔英〕弥尔顿

在平静和安全的范围内度过一生——这只是一种动物的生活，或是一种把它的小巢筑在很远很深的森林里的很高树梢上的小鸟的生活。它在那小天地里安全地喂养着它的子女，它飞来飞去找着食物，而不用担心猎人的袭击，在清晨和黄昏，可以尽情地用它那甜美的歌喉歌唱。这就是无知者的"幸福生活"。而人们为什么要让神圣的大脑增加活动呢?好，你如以此为论据的话，那么，我们将献给无知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女魔的酒杯，让它脱掉人的画皮，恢复动物的原形而回到动物世界中去。让无知回到动物中去，动物肯定会拒绝接受这个没有名气的客人。无论如何，很多动物还具有某种低级的推理能力或者出于一些很强的本能驱使，使它们能够在本群体中间进行一些技术或类似技术的活动。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狗在追踪猎物



时表现出具有一些辨别的知识。如果它们碰巧遇上十字路口，它们明显地要用逻辑推理来做出判断。亚里士多德指出，夜莺以某种音乐规则对它们的子女进行教育。

几乎每一个动物都是自己的医生。很多动物在医学上教给人宝贵的知识。埃及的朱鹭教给我们泻药的价值，河马教给我们放血的益处。对那些经常为我们预报风、雨、洪水到来或天气好坏的动物，谁还能坚持说它们一点儿也不懂天文学呢?鹅所表现出的谨慎和严格的品德令人惊叹!为了防止多嘴的危险，它含着卵石飞过金牛山。我们家庭经济的积累，很多受益于蚂蚁；我们的共和政体则得益于蜜蜂；而军事科学承认仙鹤哨兵岗位制的练习以及在战斗中列成三角形队列的明智，此举，使人类受益匪浅。动物如此聪明，以至于不让无知在它们的团体和社会中存在。它们将迫使无知到一个更低级的层次。那是什么层次呢?是树木和石头吗?如果无知与树木和石头为伍，为什么就连树木、灌木丛和整个森林都曾拔起它们的根匆忙去听俄耳浦斯那优美的乐曲呢?它们也被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和神奇的预言才能。岩石也表现出一定的学习倾向，它能对诗人



们的庄严朗诵做出回答。那么，无知是否也被岩石和树木驱赶走了呢?是的，无知被赶到比任何动物都低级，比岩石和石头还低级，比任何自然物都低级的档次。是否能允许无知到伊璧鸠鲁的信徒们，著名的“根本不存在”那里去找安息之地呢?不行，就是那里也不允许。因为无知是比享乐主义还坏、还卑鄙、还讨厌的东西。一句话，无知是完全堕落的东西。

智慧身语

是的，无知被赶到比任何动物都低级，比岩石和石头还低级，比任何自然物都低级的档次。



面对孩子们

〔法〕卢　梭

人们时常争论这个问题：是趁早为孩子们讲明他们感到稀奇的事情呢，还是另外拿一些小小的事情将他们敷衍过去，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人们的两种办法都不能用。首先，我们不给他们以机会，他们就不会产生好奇心。因此，要尽可能使他们不产生好奇心；其次，当你遇到一些并不是非解答不可的问题时，你不可随便欺骗提问题的人，你宁可不许他问，也不应向他说一番谎话。你按照这个法则做，他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如果你已经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使他服从了这个法则的话；最后，如果你决定回答他的问题，那就不管他问什么问题，你都要尽量答得简单，话中不可带有不可思议和模糊的意味，而且不可发笑。满足孩子的好奇心，比引起他的好奇心所造成的危害要少得多。



你所做的回答一定要很慎重、简短和肯定，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的口气。同时，你所回答的话，一定要很真实，这一点，我用不着说了。成年人如果意识不到对孩子撒谎的危害，就不能教育孩子知道对大人撒谎的危害。做老师的只要有一次向学生撒谎撒漏了底，就可能使他的全部教育成果毁灭。

某些事情绝对不能让孩子们知道，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好不过的。但不可能永远隐瞒他们的事情，就应当趁早告诉他们。要么就别让他们产生好奇心，否则就必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以免他们达到一定的年龄后，受到自己好奇心的危害。关于这一点，你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看孩子的特殊情况以及他周围的人和你预计到他将要遇到的环境等等来决定你对他的方法。重要的是，这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凭偶然的情形办事，如果你没有把握使他在 16 岁以前不知道两性的区别，那就干脆让他在 10 岁以前知道这种区别好了。

我不喜欢人们装模作样地对孩子们说一套一本正经的



话。也不喜欢大家为了不说出真情实况转弯抹角，因为这样反而会使他们发现你是在那里兜着圈子说瞎话。在这些问题上，态度要十分朴实。不过，他那沾染了恶习的想像力，使耳朵也尖起来了，硬是要不断地推敲你所说的话。所以，话说得粗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应该避免的是色情的观念。

智慧隽语

成年人如果意识不到对孩子撒谎的危害，就不能教育孩子知道对大人撒谎的危害。



知识的来处

〔美〕艾尔文·潘诺夫斯基

那时教我拉丁文的教员是历史学家西奥多·莫姆森的朋友，他本人也是最受人尊敬的西塞罗专家。教我希腊文的教师是《柏林语文周刊》的编辑。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爱的学究式的老师向我们这些15岁的孩子们道歉的情景。他为忽略了柏拉图一段对话中的一个逗点向我们道歉说："这是我的错误，对此我在20年前已经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我们必须再重新翻译一次。"这位先生的对手，一位爱拉斯谟式的智慧渊博的人，他担任我们的历史教员，那时我们是初中生，他自我介绍说："先生们，在这一学年，我们将试图理解所谓中世纪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你们已经长大了，能够使用书本了。"

正是大量的这种细小的经历才构成了教育。这种教育



应当开始得越早越好，那时的记忆力比以后任何时候都强。我认为，不仅在教育方法上如此，在教育内容上也应如此。我绝不相信，只能把儿童或青少年可以完全理解的东西教给他们。相反，那些似懂非懂的短语、熟悉又不熟悉的名字、似理解又不理解的诗句是根据声音和韵律而不是根据其含义记忆的。这些东西贮存在记忆中，抓住了想像力，三四十年以后，当他看到根据奥维德的《岁时记》创作的一幅绘画或一张表现了《伊利亚特》暗示出的主题时，它们就会突然闪现出来，就像饱和的连二亚硫酸盐溶液受到振动，突然结成了晶体一样。

如果美国的某个大基金会真正有兴趣为人文主义做些事情，那么，它可以建立许多模范中学，这些学校拥有充足的资金，享有威望，能够吸引与大专院校教师具有同等水平的教师，而且能吸引那些准备投考进步教育家认为既是标准过高的，又是无益的学府的学生们。但是，众所周知，这种投资机会是很渺茫的。

然而，除去这些显然是无法解决的中等教育问题之



外，移居美国的人文主义者，回顾近20年的发展，是没有理由气馁的。根植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大陆的传统是不能也不应该移植的。但是，对这些传统可以进行异花授粉，而且，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异花授粉的工作已经开始，并取得了进展。

智慧箴语

我绝不相信，只能把儿童或青少年可以完全理解的东西教给他们。



高等教育

〔英〕罗　素

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变得太侧重于某些技能的培训，而没有教会人们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以便极大地拓展人类思维和心灵的空间。举例说，你全副身心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并且拼命工作以便为自己的党派赢得胜利。这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机会，它使你觉得运用了某些令世界上增加仇恨、暴力和猜疑的方法，就能取得胜利。比如，你发现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是去欺辱他国。如果你心中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当前利益，或者你已经接受了效率至上的学说，你就会采取这种令人担忧的手段。依赖这些手段，目前你可能取得计划中的胜利，而未来的结局很可能是一败涂地。反之，如果在你的头脑中装满了人类的过去，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化出来的缓慢而片面的过程，以及与天文年



龄相比之下人类的短暂存在——我想，这些思想已经变成了你的习惯性感受，那么你将认识到，你所从事的暂时斗争，其重要性决不至于值得我们去冒如此之大的危险，以至于有可能重新退回到我们奋斗至今才得以慢慢伸出头来的黑暗中去。同时，你还能承受住眼下的失败，因为你知道失败只是暂时的，这样你就不会愿意使用那些卑鄙无耻的武器了。在你当下的活动之上，你应当具有某些虽然遥不可及，但却会渐渐清晰起来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你不是孤独的个人，而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生活的大军中的一员。如果你拥有了这种想法，那么某种伟大的幸福就会永远伴随着你，而不管你个人的命运如何。生命将变成与历代伟人共享的圣餐，而个人的死亡只不过是首小小的插曲。

如果我有权按照我的意愿去开展高等教育的话，我将废除陈旧的正统宗教——它只迎合少数最不聪明、最厌恶进步的青年的胃口——建立一种很难再被称做宗教的东西，因为它只注重已知的事实。我将尽量让青年人清楚地了解过去，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未来很可能比她的过去更



为长久，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渺小，意识到这星球上的生活实在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在摆明这些强调个人渺小的事实的同时，我还将摆出另一组事实，使青年人从内心里感受到个人可以达到的那种伟大，认识到在这广袤无垠的宇宙中，我们还不了解另外有什么同等价值的东西。很久以前，斯宾诺莎就已阐述过人类的局限和自由，但他用的形式和语言使得一般人——除了哲学专业的学生以外——对他的思想难以领悟。

智慧隽语

生命将变成与历代伟人共享的圣餐，而个人的死亡只不过是首小小的插曲。



培养独立的人

〔德〕爱因斯坦

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除了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见没有别的基础。那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而有胆量发表这些意见呢?如果这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人们也许就因为这样一些考虑而不想讲话了。

但是对于能动的人类事务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人们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为了使它永远在阳光照耀之下，必须不断地勤加拂拭和维护。我愿意为这项工作而努力。

学校向来是将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手中的最



重要机构。同过去相比，今天更是这样。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承担者的地位，已经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将学校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并非正确。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在青年人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使个人变成社会的工具，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做是自己最崇高的人生目的。就我所能做出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的制度最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实现。

但是人们应当怎样努力才能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讲道理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完全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



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奢谈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绝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来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刚人学的儿童第一次学写字是如此，大学毕业写论文也是如此，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译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或从事某项体育活动，都是如此。

智慧隽语

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奢谈理想联系在一起。



一个任务

〔挪威〕易卜生

我所经历过的，鼓舞过我的，是什么呢?这个天地是广阔的，鼓舞过我的，有的只是在偶然的、最顺利的时刻活跃在我的心间，那是一种伟大的、美丽的东西。可以说，它高于日常的自我，我之所以受鼓舞，是因为我要正视它，要让它变成我的一部分。

可是，我也被相反的东西鼓舞过，反省起来，那是我自己天性中的渣滓沉淀。在这种情形下，创作好比洗澡，洗完之后我感到更清洁、更健康、更舒畅。是的，先生们，一个人如果自己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的时候是这样)做过模特儿，那么，他是无法写出诗意来的。我们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心里不时感到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言语与行动、意愿与责任、实践与理论之间发生矛盾?换句话



说，我们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并没有，至少有的时候没有，出于利己的目的，却又半自觉、半好心地向他人、向自己掩饰自己的行为?

我相信，我向你们做学生的说这番话，是找到了合适的听众。你们能明白我这番话的意思。学生的任务实际上与诗人的任务相同：为自己，也是为他人，弄清楚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里所发生的暂时性和永久性问题。

在这方面，我敢说自己在国外期间努力想做一个好学生。诗人应当生来就有远大的眼光，我从来没有像我远离祖国的时候，将祖国看得那么充分，那么清楚，而又那么亲切。

我亲爱的同胞们，最后我想讲一点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当裘立安国王临近他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周围的一切都垮了，使他这么伤心的原因是，他想到他所得到的只是这么一点：头脑清醒冷静的人将怀着敬佩的心情惦记着他，而他的对手们却生活下去，受到人们热情的爱戴。这



种思想是我许多经历的结果，起因在于我孤寂时曾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今天晚上，挪威的年轻人到这里来探望我，以言语和行为给了我回答，这个回答比我原来想听到的更为热烈，更为清楚。我将把这个回答看成我回国拜访同胞的最丰硕的收获，我希望，我相信，我今天晚上的经验也将是我要去“经历”的经验，并且会反映到我的作品中去。如果真是那样，如果我将来寄回这么一本书来，那么，我请求大家在接受它的时候把它看成我对今晚会见的握手和感谢。我请求你们在接受它的时候，要想到你们也参与了这本书的创作。

智慧隽语

学生的任务实际上与诗人的任务相同：为自己，也是为他人，弄清楚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里所发生的暂时性和永久性问题。



青年的成长

〔英〕罗　素

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周围环境不相适应的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应该努力选择一种能使他们有机会寻找到志同道合伙伴的工作，哪怕这种选择会给自己的收入带来很大的损失。他们常常很少知道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偏狭，并且极易想像，他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偏见，全世界到处都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可以给年轻人很多指导，因为这需要相当多的社会阅历。

在如今这个充斥着心理分析的时代，人们很习惯于假定，任何一个年轻人，他之所以与他的环境不相谐调，是因为某种程度的心理紊乱。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举例来说，有个相信达尔文的年轻人，他的父母认为进化论是



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失去父母同情的惟一原因只是知识问题。不错，一个人与环境不相和谐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并不一定值得花一切代价去加以避免。当这一环境充满了愚昧、偏见和残忍时，与它的不和谐反而是一种优点。从某种程度上看，几乎所有的环境下都会产生上述情况。伽利略和开普勒有过“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是这么说的），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人也是如此。以为社会意识应该变得如此强大，如此发展，以至于使得那些叛逆者对由他们的思想所激怒的社会普遍敌视态度表示恐惧，是不可取的。真正可取的是：找到一些方法，使这种敌视态度尽可能得到减弱，尽可能失去其影响。

在今天，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青年人之中。如果一个人处在合适的职业和环境中，他很可能会摆脱社会的迫害。但是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在他的优点还没有经过考验的时候，他往往处于那些无知者的掌握中。这些无知者自以为能够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事情做出判断，但是，当他们知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比自己这些阅历广泛、经验丰富的人懂的还要多时，不禁怒从心起。许多最后摆脱了



这些无知者的独断专横的年轻人，经过长期的艰苦抗争和精神压抑后，感到痛苦失望，精神大受挫折。有这样一种颇为轻松的说法：似乎天才注定会成功，根据这种观点，对年轻人的能力的迫害仿佛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种说法。

这就像那种说杀人者必露马脚的观点一样。很显然，我们知道的所有杀人者都是已经被发现了的。但是谁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杀人者没有被人发现?同样，我们听到的那些天才都是在战胜重重困难之后才获得成功的，但是没有理由说，许多天才并不是在青年时期夭折消失的。

智慧箴语

很显然，我们知道的所有杀人者都是已经被发现了的。但是谁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杀人者没有被人发现?



教　化

〔法〕卢　梭

我们的公园里装饰着雕像，我们的画廊里装饰着图画。你以为这些陈列出来博得大家赞扬的艺术杰作表现的是什么呢?是捍卫祖国的伟大人物呢?还是以自己的德行光大祖国的更伟大的人物呢?都不是。那是各种各样心灵与理智的歪曲颠倒的景象，从古代神话里煞费苦心地挑选出来专供孩子们消遣好奇用的，而且毫无疑问地是为了使他们在不认字以前，先见到各种恶劣行为的模范。

当哥特人掠夺希腊的时候，希腊的图书馆所以免于焚毁，只是由于哥特人有这样一个念头：要给敌人留下适当的东西，让他们荒废军事的操练而沉溺于怠惰安静的职业，查理八世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成了塔斯康尼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主人。他的朝臣们将这种意外的顺利归功于意大利



的王侯贵族们过分沉溺于奇技淫巧和博学鸿词，以致无法奋勇作战。因此，一位有头脑的人谈到这两件事情时就说，事实上一切前例都教导我们，无论在战事方面，还是在其它一切类似的方面，科学研究都会软化与削弱勇气，而不是强化与鼓舞勇气。

罗马人承认，他们的武德是随着他们赏识图画、雕刻和金银器皿以及培植美术能力开始消逝的。而且仿佛这个有名的国土注定要永远成为其他民族的前车之鉴，美第奇一族的兴起与文艺复兴再度——而且也许是永远地——摧残了意大利几世纪来似乎已经恢复的善战的声誉。

从我们最初的岁月起，就有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在瓦解着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从各个方面我都看到了人们不惜巨大代价，设立无数的机构来教导青年种种事物，但只有责任心被摒除在外了。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然而他们会说那些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用处的语言；他们会做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他们不会辨别错误和真理，却有本领用诡辩使别人无从识别；



他们并不知道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勇敢究竟是什么；祖国这个可爱的名字永远不会进到他们耳朵里去；如果他们听人说起上帝，他们不会敬畏上帝，而只是对上帝心怀恐惧罢了。有一位贤人说，我宁愿我的学生通过打网球来消磨时间，至少还可以使身体得到锻炼。我知道必须让孩子们专心一意，怠惰是孩子们最可怕的危险。可是他们应该学习什么呢?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让他们学习为人所应该做的事吧，别让他们学那些他们应该忘却的事。

智慧箴语

从我们最初的岁月起，就有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在瓦解着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



恶之源

〔法〕霍尔巴赫

世风败坏的真正根源就在这里：宗教永远只能用毫无实际作用的各种障碍物来抵抗败坏的世风。无知和奴役使人们变得凶恶而不幸。只有科学、理性和自由才能促进人们的进步和幸福。但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助长人们的愚昧无知，促使他们坚信谎话和谬论。神甫们欺骗他们，暴君们使他们堕落，以便更容易地奴役他们。暴政在过去和将来都永远是世风淫乱和人民经常遭受灾难的真实根源。人们受到各种宗教观点或形而上学幽灵的愚弄，不去探求自己痛苦的自然和可见的原因，反而硬说自己的恶德是由于人的本性不完善，而自己的不幸则是由于神灵的愤怒。他们向上帝祷告、立誓、供献祭品，祈求上帝为他们免除灾祸，其实他们应该把灾祸的原因归于自己统治者的玩忽职守、无知和腐化，归于罪恶的行政制度、有害的



习俗、错误的学说、轻率的法律，更主要是教育的缺乏。如果从人的儿童时代起正确的概念就得到了发展；如果他们的理性得到了必要的教育和指导；如果人们具有正义感，那么，为了同人的各种情欲作斗争，绝对不需要神灵和对神灵的恐惧。当人们获得真正的教育时，他们自然会变成善良的。当他人受到正确的管理时，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造成祸害，将受到惩罚和蔑视；如果为同胞带来幸福和利益，就会得到奖励。

试图克服人们的恶德而不根除他们的偏见，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当人们发现了真理，他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的迫切利益和之所以要鼓动人们为善的真正原因。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统治者们竭力使人们的视线关注天国的时间已经太久，让人民朝地上看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让人的理智回头来研究自然的事物、易懂的对象、明显的真理和有益的知识吧。但愿统治各民族的虚无缥缈的幽灵烟消云散，但愿合理的思想在似乎永远注定要成为谬论的牺牲品的理智中自动地发育生长。为了消灭或者哪怕是深深地动摇一下宗教偏见，难道指明一切不可理解的东西对人并没有任何价



值还不够么?为了相信一种无法理解的表象，如果不立即陷人矛盾就不能对之做任何说明的存在物是纯粹的虚构；为了相信一种不仅说明不了宇宙的各种秘密，而且只会使这些宇宙秘密变得更加无法说明的存在物是纯粹的虚构；为了相信人们在这样多的世纪的过程中即已徒劳无益地向之祈求得到幸福和避免痛苦的一种存在物是纯粹的虚构；为了相信这个存在物是一种不反映任何实在事物的观念，除了简单的健全思想以外，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智慧隽语

但愿合理的思想在似乎永远注定要成为谬论的牺牲品的理智中自动发育生长。



需要形而上学

〔美〕理查德·泰勒

智慧有什么了不起?假如它不能满足我们深切的渴望，例如渴望自由，渴望敬神，渴望延长寿命等等，它还有什么价值呢?为什么还值得去追求呢?

智慧给予人的报酬，从消极方面来说，首先是使人免受无数假货的欺骗，那些假货不断被制造出来，不停地向头脑简单的人兜售，通常总会获得惊人的成功，它从不缺少顾客。但智慧使我们避开那些并不比脚底的石头更有价值的闪闪发光的珠宝、摆设、诺言、教义和信条。蠢人只要稍受引诱，就会紧紧抓住一切貌似珍贵的东西，以图满足他由贪婪与角逐等邪念支配的大脑所产生的种种欲望，而不管这些欲望何等愚蠢、讨厌和有害。许多人为了满足被人爱的深切需要，会因为简单的一句话，例如一个矫饰



的福音传教士所做的“耶酥爱你”这样一个虚伪、廉价的保证，而觉得自己已被感化并改变了性格。这类奉承话所直接产生的信念，被不加批判地当做真实可靠的象征。其实，它们只不过表明了一种需要，即必须设法用一切办法予以满足的一种需要。又如，许多人能够随意地、甚至不知不觉地排除对于自身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并抹煞这个客观事实。只需向他们提示一下古典著作、宗教书籍甚至一个机灵的传教士的简单演说中所允诺的某些东西，就能使他们得到安慰。于是，那种歪曲一切事物、颠倒整个世界的宗教信仰，就这样充当了廉价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并不属于穷人，而是属于那些精神空虚、缺乏智慧的人，甚至包括某些陶醉于世界声誉的人。像这种用空洞的说教来取代思维的宗教，并不属于那些具有形而上学头脑的人，也不属于那些热爱上帝与自然，同时把自己看做上帝及自然的造物而自爱的人们。

在宗教不能取得进展的地方，按照怀疑论者的看法，空想有时能为这一需要提供某种满足。因此，许多人在白日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在那里，对每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的每一种回答，无非是对空中楼阁各个房间的装饰。一切都是他们头脑的产物，或者更糟些，是他们需要的产物。这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梦，因为除了幻觉之外什么也没产生出来。这类空想不是形而上学，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代用品。它们再次说明，一个人只有在获得这种代用品时才不需要形而上学，不论这种代用品是多么不切实际。这正是人们非常需要形而上学的证据。

智慧箴语

智慧使我们避开那些并不比脚底的石头更有价值的闪闪发光的珠宝、摆设、诺言、教义和信条。



科学之于民众

〔美〕卡尔·萨根

我们是能思考的生物。这正是我们的长处所在。我们不如其它动物跑得快、会伪装、善于挖洞、长于飞翔和游泳，但我们善于思考。并且由于有了双手，我们善于建造。这是我们的特殊天赋，也是人类延续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自己明智地运用了这些能力而没有鼓励他人运用，那就否认了我们人类善于思考的天生权力。因而我认为没有被鼓励着去积极思考的人是不幸的。理解世界是一种享乐，我经常看到人们，一些普通的人们，当懂得了一些他们从前一无所知的自然知识——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为什么月亮是圆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脚趾时，他们是多么兴奋不已。这兴奋一是由于知识本身的乐趣，二是由于这给了他们某种才智上的鼓励。他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么不可教化。我们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许多人



确信自己缺乏理解世界的能力。

科学不仅是知识的本体，更主要的，它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以严格的怀疑观及对新思想的开放性的结合为特征。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都绝对地需要科学。科学也是一种智能探险，它更易于被青年接受。科学对青年特别具有感召力的原因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他们懂得科学与他们未来生活的世界有某种联系。

另外，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创世的神话。它通常是很好的，有时也并不完美。它是一种试图解释我们根源的尝试：每个民族是怎么来的，人类、景物、地球、太阳、恒星、行星是怎么来的，及最主要的问题——如果宇宙存在开端的话，它是如何开始的。你会发现世界上各种传说、神话、迷信、宗教，还有我们人类的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试图解决这些深奥的问题。对于其中的每一个问题，科学都已给出某种近似的答案。这样，科学回报了人类古老的紧迫需求。电视纪录片《宇宙》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反



响，我们发现如此众多的公众对宇宙演化的描述产生共鸣。它对人们的影响之深几乎达到了宗教的程度。

由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在下个世纪生存得好，并且它的基本价值不受影响的话，都应该关心国民的思维、理解水平，并为未来做好规划。我坚持认为，科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

智慧箴语

科学不仅是知识的本体，更主要的，它是一种思维方法。



追逐缪斯的神光

如果没有艺术，现实的粗陋会使天下万物不能忍耐。

——萧伯纳



发现花未眠

〔日〕川端康成

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昨天来到热海的旅馆，旅馆的人拿来了与壁龛里的花不同的海棠花。我太劳顿，早早就人睡了。凌晨4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

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葫芦花、夜来香、牵牛花和合欢花，这些花差不多都是昼夜绽放的。花在夜间是不眠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仿佛才明白过来。凌晨4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得它美极了。它盛放着，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花未眠这众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我发现花的机缘。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正因为人



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至少人的一生中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这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我的感叹。人感受美的能力，既不是与时代同步前进，也不是随年龄而增长，凌晨 4 点的海棠花，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

画家雷诺阿说：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这是多么凄惨啊。他又说：我相信我还在进步。这是他临终的话。米开朗基罗临终的话也是：事物好不容易如愿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亡将至之时。米开朗基罗享年 89 岁，我喜欢他的用石膏套制的脸型。

毋宁说，感受美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较容易的。但光凭头脑想像是困难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比如惟一一件古代美术成了美的启迪，是美的一种开光，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所以说，一朵花也是好的。



凝视着壁龛里摆着的一朵插花，我心里想道：与这同样的花自然开放的时候，我会这样仔细凝视它吗?只摘了一朵花插入花瓶，摆在壁龛里，我才凝神注视它。不仅限于花，就说文学吧，今天的小说家如同今天的歌手一样，一般都不怎么认真观察自然，大概认真观察的机会很少吧。壁龛里插上一朵花，再挂上一幅花的画。画的美，不亚于真花的当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是画作拙劣，那么真花就显得更加美。就算画中花很美，可真花的美仍然是很显眼的。然而，我们往往仔细观赏画中花，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花。

智慧隽语

事物好不容易如愿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亡将至之时。



风景的情调

〔德〕齐美尔

所谓情调当然不可以理解成我们为了描述的方便而将各种各样情调的共同点归纳起来的抽象概念。我们说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或者令人肃穆，气势磅礴或者单调无味，令人心情激动或者忧郁。我们把风景特有的情调注人心灵中第二位的，从原有生活中只保留无特殊影响的层次。更确切地说，这里所指的风景的情调绝对就是这个风景的情调，决不会是另一个风景的情调，尽管人们或许可以将两个风景概括起来共同理解，例如都理解为忧郁。当然，对以前已经定型的风景也可以说成这样的有典型概念的情调。但是风景本身特有的，其每一线条的变化都可能变成另一风景的情调(这种情调是内在的)，是和风景的形成统一共生的，是不可分割的。



有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风景的情调只能在那些文学抒情的一般感情概念中寻觅，这就影响了对造型艺术、甚至对形象的理解。一个风景真正具有独特个性的情调很少能用抽象的概念表达出来。如果情调正是风景在观察者身上激起的感情，那么这种感情的真正特点只和这个风景紧密相依。只有当我忘却了感情的紧密相依和真实的特性存在，我才能将感情归纳成忧郁或欢乐、严肃或激动的普遍概念。

情调虽然是共同的，即不附属于风景的某一个部分，但也并非意味着它是许多风景的共同概念，所以不能把情调和风景的产生，即所有风景素材的统一形成视为同一种行为，就好像我们的各种心灵力量——直观和感觉——是不会异口同声、众口一词的。偏偏在风景面前，偏偏在自然存在的统一力量将我们像对风景那样也包括在内这一点上，分成直观的“我”和感觉的“我”，这就错上加错了。我们是作为整个人类出现在风景——不管是自然的风景还是人工的风景——面前的，为我们创造风景的行为本来就是观察和感受的行为，只有在考虑到它们的区别时，



才是分裂的行为。艺术家不过是喜欢根据观察和感觉进行造型活动的人，他们纯真，有活力，他们完全吸收现成的自然素材，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创作。而我们则总是受这些素材的约束，习惯于在艺术家真正看"风景"和塑造"风景"的地方察看这个或那个特殊的东西。

智慧隽语

我们把风景特有的情调注入心灵中第二位的，从原有生活中只保留无特殊影响的层次。



在山口

〔德〕黑　塞

到了山口的高处，我站住脚。下山的道路通向两侧，水也流向两侧，在这高处，紧挨着的、手携手的一切，都找到了各自的道路通往两个世界。我的鞋子轻轻触过的小水潭泻向北方，它的水流入遥远的寒冷的大海。紧挨着小水潭的小堆残雪，一滴滴雪水流向南方，流向利古里亚和亚得里亚海岸汇入大海，这大海的边缘是非洲。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水都会重逢，冰海和尼罗河融合成潮湿的云团。这古老、优美的譬喻使我感到这个时刻的神圣。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我们流浪者回家。

我的目光还可以选择，北方和南方都在视野之内。再走 50 步，我眼前展开的就只有南方了。南方从浅蓝的山谷里向山上呼出多么神秘的气息啊！我的心多么急切地迎着它



跳动啊！对湖泊和花园的预感，葡萄和杏仁的清香，向山上飘来，还有关于眷念和罗马之行的古老而神圣的传说。

回忆像远方山谷里的钟声从青春岁月里向我传来：我首次去南方旅行时的兴奋心情，我如何陶醉地吸着蓝色湖畔的花园里浓郁的空气，夜晚时又如何侧耳倾听苍白的雪山那边遥远的家乡的声息！在古代神圣的石柱前的第一次祈祷！第一次像在梦中那样观赏褐色岩石背后泛起白沫的大海的景象！

陶醉的心情不复存在了，向我全身心的爱展示美丽的远方和我的幸福的愿望，也不复存在了。我心中已不再是春天，而是夏天。陌生人向站在高处的我致意，那声音听来是另一种滋味。它在我胸中的回响更无声息，我没有把帽子抛到空中，我没有歌唱。

但是我微笑了，不只是用嘴。我用灵魂，用眼睛，用全身的皮肤微笑，我用不同于从前的感官，去迎向那朝山上送来芳香的田野，它们比从前更细腻，更沉静，更敏



锐，更老练，也更含感激之情。今天，这一切比往昔越发为我所有，同我交谈的语言更加丰富，增加了成百倍的细腻程度。我的如醉的眷念不再去描绘那些想像朦胧远方的五彩梦幻，我的眼睛满足于观看实在的事物，因为它已经学会了观看。从那时起世界已变得更加美丽。

世界已变得更加美丽。我独自一人，不因孤单而苦恼。我别无愿望。我准备让太阳将我煮熟，我渴望成熟。我准备去死，准备再生。

智慧寿语

陶醉的心情不复存在了，向我全身心的爱展示美丽的远方和我的幸福的愿望，也不复存在了。



赏　画

〔法〕德拉克洛瓦

绘画是一种简单的艺术。观众应该直接面对绘画，这不要求观众做任何努力——看看画就够了。读书就不一样。书要去买，一页一页地读。先生，你听见没有?况且，为了理解书的内容，读者往往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绘画处理的只是一霎那的场面。但是，难道在画中不是包含着既有的一霎那，同时又涉及细节和物体的诸多方面吗?每一位文学家归根到底竭力追求的是什么?他希望他的作品被他人读过之后，产生一幅画能立刻产生的那种作用。

画有时候应该为真实性或者表现力做出牺牲，正好像诗人为了和谐而不得不更多地在这方面做出牺牲一样。



因此，了解作品是困难的，而要躲开作品几乎也一样困难。韵脚在诗人的书房外面向他求爱，在树林里等待他，成为他的有无限权力的主人。绘画则不同，它是艺术家的可靠的朋友(他偶尔从思想上信赖它)，而不是一个掐住他的脖子，使他无法躲开的暴君。

大家知道，不好的将军可能打胜仗，因为在战争中，走运等于才能，甚至有时走运更重要。但是，不好的艺术家却从来创作不出好作品。在战争中，正好像在狂热的赌博中一样，用兵的艺术改正了命运的过失，或者给它以帮助。据说，天才们可能也是偶然的走运。确实，艺术家们会有走运的时候，但是，只有好的艺术家才会成功。

就像外科医生一样，艺术家是用手工作的，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手的灵巧对艺术家来说，不是对他评价的标准。

不能否认，有一些题材和画种，允许一定的宏伟气氛，甚至铺张的手法。例如壁画等。



艺术家看着自己的调色板，就像战士看着自己的武器，马上就得到信心和勇气。

杰出的素描标明着画坛的暂时衰落。

科隆——城市自治局——文艺复兴——往前是小巧的极美的柱廊。和以前相比，我们今天的作品是多么差劲！每一个时代都在艺术史册上书写过光辉的一笔，但并不破坏总的和谐。

智慧隽语

艺术家看着自己的调色板，就像战士看着自己的武器，马上就得到信心和勇气。



画技之外

〔意〕达·芬奇

我认为一个画家能使他所画的人物有一副悦人的样子，这个本领不算小。生来没有这本领的人也可以抓住机会勤学苦练，学得这本领，方法如下：

经常留心从许多美的面孔上选出最好的部分，判断这些面孔的美，须根据公论而不是单凭你个人的私见，因为你很容易自欺，只选和你自己的面孔有些类似的面孔，这种类似往往使你高兴。如果你丑，你就不会选美的面孔，而会选一些丑的面孔，许多画家往往如此，他们所画的典型人物就像他们自己。所以我劝你选些美的面孔，将它们牢记在心。

画家如果拿旁人的作品做自己的标准或典范，他画出



来的画就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努力向自然事物学习，他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罗马时代以后画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不断地互相模仿，他们的艺术迅速地衰颓下去，一代不如一代。

接着佛罗伦萨人乔托起来了。他是在只有山羊和其它野兽居住的寂静山区里生长起来的，他直接从自然转向艺术，开始在岩石上画他所看管的山羊的运动，画乡间可以见到的一切动物的形状，经过辛苦钻研，他不仅超过了当代的画师，并且超过了前几百年所有的画师。乔托之后，艺术又衰颓下去，因为大家全都模仿现成的作品。

艺术继续衰颓了几百年，一直到佛罗伦萨人托马索出来用他的完美艺术证明了这个事实：凡是抛开自然，这个一切大画师的最高向导，而到另外的地方去找标准或典范的人们都是在白费心血。凡是只研究权威而不研究自然作品的人在艺术上都只配做自然的孙子，不配做自然的儿子，因为自然是一切可靠权威的最高向导。



那些指责从自然学习，而不指责也是从自然学习的权威的人是极端愚蠢的。

智慧箴语

凡是抛开自然，这个一切大画师的最高向导，而到另外的地方去找标准或典范的人们都是在白费心血。



音乐的属性

〔英〕伍尔芙

那些若无其事地声称自己(宛如在坦白他们具有某种人类常见的免疫力似的)无法欣赏音乐的人的数量正在增加，尽管对此供认不讳本来是应该和承认自己是色盲一样令人担忧。为此，乐神的使节教授和演出音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承担责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音乐是危险的，而那些教音乐的人没有勇气把音乐的力量给予音乐，因为他们害怕那将在孩子身上发生的情况——在喝了这样一剂毒药以后，节奏与和声就像干枯的花朵一样，被压缩进干净利落地划分开来的音阶以及钢琴的全音程和半音程里。音乐最安全和最容易的属性——它的曲调——是教给了孩子，但是作为音乐灵魂的节奏却被允许像有翅翼的生物一样逃逸了。于是，那些学过安全的音乐知识的有教养之士就是那些经常“夸耀”自己需要音乐之耳的人。而那些节



奏感从未被分离或附属于曲调感的无知无识者，则是挚爱着音乐并且经常创作音乐的人。

也许确实是这样：节奏感在那些心灵还未被精心地训练去追求别的东西的人们那儿要更为强烈些。同样，没有任何文明艺术的野蛮人，在他们能对音乐做出适当的反应前，对于节奏就极其敏感。心灵中的节拍接近于身体脉动的节拍，故而虽然许多人对曲调一窍不通，却几乎没有人是马马虎虎的，以致在话语、音乐以及运动中竟听不到自己心脏跳动的节奏。就是因为这节奏是我们生来俱有的。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让音乐沉默下来，恰如我们无法让心脏停止跳动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音乐才具有了全球性，才拥有那种自然的奇异而无限的能力。

尽管有着所有那些我们用以抑制音乐的手段，可是每当我们让自己放纵于音乐时(没有任何美妙的绘画或庄重的文字能具有音乐的影响力)，它仍然能够支配我们。满屋文明人在乐队的伴奏下按着节律移动是我们已习惯了的一种奇特景象，但是也许将来有一天，它将显示出存在于节奏



的力量中的巨大可能性，而我们的整个生活都将因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恰如人类初次意识到蒸汽的力量一样。

智慧隽语

这节奏是我们生来俱有的，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让音乐沉默下来，恰如我们无法让心脏停止跳动一样。



均衡的节奏

〔古罗马〕奥古斯丁

灵魂具有认识永恒事物的能力，因为灵魂紧紧依附于这些事物，但是同时，灵魂又没有力量这样做。为了找到其原因，我们必须观察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物，必须观察我们最关心的事物，因为这种事物是我们比较喜爱的。我们爱美的事物，的确，也有人毁灭美，他们是腐烂事物的喜爱者。但是，至关重要同时又使人感觉讨厌的东西，也就是最令人反感的东西。美的东西以自身的比例令人愉快。

正如我们所说的，均衡不仅在听到的声音中，在身体的运动中能够找到，而且在许多可见的形式中都能找到。与声音中的存在方式相比，人们更习惯将此间存在的均衡看做是美。如果没有均衡，即没有几对相同的部分互相对



应，也就没有匀称或节奏感。一切单一体必须有一个中心位置，以便在从任何一边到中心的任何一部分之间保持均衡。可见光左右着一切颜色，而颜色当然又是各种物体形式使人感到愉快的根源。在一切光和一切颜色中，我们追求与我们的眼睛和谐的东西。

正像我们回避强音，但又不喜欢太低的声音一样，我们同样回避强光，但也不喜欢看光线太暗的东西。节奏不决定于时间间隔的长短，而是决定于实际声音的强弱，这种实际声音的强弱就是节奏中的光。这种声音与沉寂是相对的，正像黑暗与光明是相对的一样。在这一切过程中，我们都是根据我们本性的能力而行动，根据产生的愉快而探索，或者根据产生的厌恶而拒绝，尽管我们感觉到，我们所厌恶的东西常常是其它动物所喜欢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最感到高兴的是均衡的形式，因为我们发现，以与我们通常的思维相去很远的方式，为了互相对称，已经提供了均衡的条件，在嗅觉、味觉和触觉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并易于对它们进行探索。但是，要

想详细地解释其中的奥妙则需要很长的时间。一切能感觉到并令人愉快的事物都是由于均衡或相似而使我们产生快感。凡是存在均衡或相似的地方，就存在着节奏，因为任何东西都不会像一与一那样相等或相似。

智慧隽语

一切单一体必须有一个中心位置，以便在从任何一边到中心的任何一部分之间保持均衡。



拙劣的音乐

〔法〕普鲁斯特

请你们憎恨拙劣的音乐而千万不要等闲视之。人们演奏、演唱得更多更有激情的是拙劣的音乐而非优美的音乐，逐渐引发人们的梦幻和眼泪的拙劣音乐远远多于优美的音乐。由此可见，拙劣的音乐令人肃然起敬。它在艺术史上不登大雅之堂，却在社会情感史上举足轻重。

对拙劣音乐的尊重，我不是指爱慕，不仅仅可以称之为对美好情趣的宽大或者对此表示怀疑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对音乐的社会作用的重要性的认识。

有多少在艺术家眼里分文不值的旋律被成千上万热恋中的浪漫青年引为知己。有多少支《金指环》、《啊！久久地沉睡吧》让人世间最美丽的眼睛充满泪水，知名人士的



手每天晚上颤抖着翻过这些乐谱。名副其实的大师会羡慕这种忧郁而又快意的贡品——才华横溢而且启迪灵感的知己激发了梦幻，使忧郁变得高尚，进而呈现出令人陶醉的美之幻境作为对人们赋予它们的神秘热情的报答。

人民、资产阶级、军队、贵族都属于同样的范畴，怀着打击他们的悲哀和满腔的幸福，他们都有同样隐藏不见的爱之使者，同样衷心爱戴的忏悔神甫，那就是拙劣的音乐家。这些令人恼火的，让极有音乐天赋、教养良好的人充耳不闻的老调子却收到了发自千万人心灵的瑰宝。为千万人的生活保守秘密、给这些人以生动的启示、自始至终的安慰的乐谱，永远搁在钢琴的谱架上并且微微翻开，那是梦寐以求的恩惠和理想。这样的乐音、这样的“再现”，在恋人或梦幻者的心灵中回荡出天堂的和谐或心上人的声音。

一本翻破了的拙劣浪漫曲的曲谱犹如一处坟地或一个村寨使人们怦然心动。房屋不成格调，坟墓淹没在品位低劣的墓碑和点缀之中又有何妨。在一种非常惬意和恭敬，



足以暂时掩饰其美学缺陷的想像面前，这种尘垢会消散而去。云集的灵魂嘴里衔着让他们预感到来世的那个绿色的梦，他们即将在这个世界中欢乐或者哭泣。

智慧隽语

一本翻破了的拙劣浪漫曲的曲谱犹如一处坟地或一个村寨使人们怦然心动。



舞 蹈

〔美〕苏珊·朗格

只有用幽默或夸张的语言交谈时，我们才说："母亲创造了甜饼。"然而，当我们提及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却真心实意地称它是一种"创造物"。由此便自然地引出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创造"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究竟创造了什么?如果我们持续对这个问题探究下去，它就会引出一连串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其它问题，比如，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创造了什么?他创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又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等等。要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到艺术哲学中所有重要的概念，如幻象或想像、表现、情感、动机、转化等等。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概念，但是，它们都是互相联系着的。

在一次讲演中，不可能涉及所有艺术门类，否则就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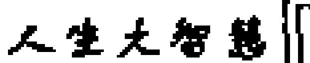
易混淆某些重要的原理和含义。既然我们眼前关心的是舞蹈，那就让我们缩小讨论的范围，集中来谈谈舞蹈艺术。我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舞蹈家创造了什么？

很显然，舞蹈家创造的是舞蹈。如上所述，舞蹈家并没有创造出构成舞蹈的物质材料，——既没有创造出舞蹈演员本人的身体，也没有创造出演员身上所穿的服装、舞台地板、周围空间、灯光照明、乐曲、重力和其他设备。演员只是利用了这一切东西，创造出与这些物质不同且高于这些物质的东西——舞蹈。

那么，什么是舞蹈呢？

舞蹈是一种形象，也可以将它称为一种幻象。它来自于演员的表演，但又并非等同于这表演。事实上，当你欣赏舞蹈的时候，你并不是在观看眼前的景象——向四处奔跑的人、扭动的身体等，你看到的只是几种相互作用着的力。正是凭借这些力，舞蹈才显出上举、前进、退缩或减弱的形态。不管是在单人舞中，还是在集体舞中；不管是在托钵僧舞那激烈的旋转动作中，还是在那些缓慢、有力





而又单一的动作中，仅仅靠人的身体，就可以将那种神秘力量的全部变幻展现在你的眼前。然而这些“能”或者说看上去似乎在舞蹈中起作用的“力”，并不是由演员的肌肉活动所产生的那些引起实际动作的物理力。我们眼睛看到的这种力(因而也是最可信的力)是为知觉而创造的，因而也是专门为知觉而存在的。

智慧身语

当你欣赏舞蹈的时候，你并不是在观看眼前的景象——向四处奔跑的人、扭动的身体等，你看到的是几种相互作用着的力。



永恒的诗

〔英〕劳伦斯

生命，永恒的存在，没有结局，没有彻底的完成。完美的玫瑰只是流动的火焰，涌现，复又消逝，从来不曾有休息、静止和完成的时候。这儿有超验的神秘，整个生命之潮和时间之潮突然涨起，像幽灵，像幻影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看看初生物白垩色的内核。睡莲从水中抬起头看着周围，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我们已经见过了那个化身，那常常打着漩涡的水的中心。我们已经见到了无形之物，我们看见了，我们触摸到了，我们参与了生命变化即生物变种的实质。如果你和我谈论荷花，你也就告诉了我不变和永恒的虚无，告诉了我无穷无尽、不断闪现的生命火花的奥秘，告诉了我流动的化身，变异的花朵，以及在转化中出现的欢笑和腐败。这一切运动都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



让我在我的荷花中感觉污泥和天堂，让我感觉那沉重的、淤塞的污泥和台风的中心。让我在最纯粹的接触中感觉它们。不要给我固定的、定形的和静止不变的东西。不要给我无限或永恒，无限的虚无和永恒的虚无。给我瞬时的、白色的炽热，以及处在炽热时刻的冷酷和炽热：这个时刻就是瞬时的存在，即现在。瞬时不是向下流淌的一滴水。它是源头和主流，是溪流的泉眼。这儿，就在这个时刻，时间之流从未来之泉中汩汩流出，流向过去的大海。这个源头和主流，就是有创造力的核心。

有关于无限过去和无限未来的诗，也有关于瞬时存在的即时诗。关于物质化的现在的诗是最崇高的，甚至超越了未来和过去永恒的杰作。在这个激动人心的瞬时，它超越了水晶、珍珠般的瑰宝以及关于永恒的诗。不要去询问那不断的、无始无终的杰作的质量。去打听打听污泥沸腾的白沫，天塌时出现的腐烂，以及永不停息、永不终止的生命本身吧，那儿一定存在着某种突变，比彩虹的消失还要迅捷，还要匆忙。它从不休息，来来去去，从不凝滞。没有确定的结果，有的只是生活本身的特性——刻不容



缓，没有收场和结束。在永不可测的造物过程中相遇的事物之间，一定存在着瞬时即逝的联系，任何事物本身都处在迅速流动变化的关系之中。

这就是骚动不息的、捉摸不透的纯粹现时的诗。它的永恒性在于风一样的运行中。惠特曼的诗是其中最好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地基，也没有山墙，它永远刮着，就像风永不停息，无拘无束。

智慧身语

没有确定的结果，有的只是生活本身的特性——刻不容缓，没有收场和结束。



诗才的特征

〔英〕柯勒律治

良知是诗才的躯体，幻想是它的衣衫，运动是它的生命，而想像则是它的灵魂，无所不在，贯穿一切，把一切塑造成为一个有风姿、有意义的整体。

心灵里没有音乐的人，决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形象(取自自然的，尤其是从书本中来的，例如从旅行、航行，以及从自然史的作品中间接得来的)、动人的事件、合理的思想、有意思的个人或家庭情感，把这一切组织合并成为诗歌的艺术，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学到的，像学一种职业技艺那样。但音乐的快感和给予这快感的能力，是要依靠想像得来的。这种能力，和能把缤纷万象简化为统一作用的本领，是可以培养、改进的，但却是学不来的。



形象本身，无论多么美，多么忠实地被从自然抄袭下来，多么准确地被用词语表达出来，都不能说明诗人的本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形象才变成独创天才的印证：这就是，当形象受到主导热情的陶冶，或受到主导热情所唤醒的联想和形象的陶冶的时候；或是当形象达到能够化多样为统一、变持续为刹那的程度的时候，当形象从诗人的精神中接受过来一种富有人性和智力的生命的时候。

当形象为诗人心中占首要地位的情境、激情或性格，予以形体的塑造、色调的适应的时候，它也就具有了最高的价值，这无疑说明了诗才的特征。

我还应当提起最后一个特征。这特征，除掉和上面各点共存，本身不能证明什么，然而没有它，上面各点也不能达到高度的发展，即使有发展，也只能是短暂的闪烁、瞬息的光芒。那就是思想的深度和活力。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

莎士比亚是自然的宠儿，自发的天才，他并不是灵感



的消极工具，被精神所掌握而不掌握精神。他首先耐心研究，深刻静思，细腻了解，一直到知识变成了习惯，变成了本能，和他的惯有感情相结合，最后产生出他那无比伟大之力，独步人间，在他本行内，没有对手，没有第二人。

智慧隽语

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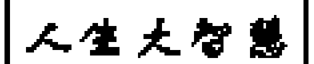


作　诗

〔罗马尼亚〕尼基诺·斯特内斯库

对我来说，诗是艺术的引力场，而且恕我斗胆地说，诗尽管有成千上万种形式，但它归根结底是一般认识——不仅限于艺术——的引力场。没有诗，我们就不能生活。各国人民的民族文化证明了这个带有必然性的事实，因为民族文化归根结底体现了各国人民的特殊性以及全球的精神交流。几千年前尼罗河上一只划桨的船可以给予我们关于当时航海科学的观念，但一座金字塔向我们说明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心灵的价值以及超出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的精神交流的价值。

但是，诗的需要不仅是超出时间和空间的，而且也是直接的。人与其它任何事物不相同的特殊差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差异，亦即写出来的或者没有写出来的诗，是

人的任何活动的组成部分，成为而且应该成为一切人的财富，社会和民族的财富。

随着诗作为一种现象深人每个人的心灵，上述情况越发清楚。社会给予群众的余暇时间越多，蕴藏在每个人心中的诗就越是渴望得到表现。

诗不仅仅是艺术，它还是生活本身，是生活的灵魂。诗首先借助艺术来表达，但又不仅借助艺术。将诗仅仅理解成艺术，这贬低了诗的概念。它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生存方式，而是生存的基本组成因素。

我们不能虚构感情。我们只能发现和表达感情——爱与憎，并使这样的感情贴近自己的心或者将它们摒弃。

对诗的创作活动，应该进行十分细致的解释和理解。它主要是建立在诗人的命运的基础上，但也与诗本身的社会命运相关。可以说，诗人实际上是他的人民、他的国家的财产，而不属于他自己。美之所以成为美，并非是因为



大自然的美能通过自身表现出来，而是因为诗——存在于人的心灵里并由诗人表达出来的诗。

我曾对友人说过，真正的诗人不是作家。写作的艺术和作家的概念包括小说家、戏剧家和评论家。真正的诗人不是作家，却又是作家。

如果说小说家可能虚构，画家可以有幻觉，那么只有当诗人也是小说家时才虚构，只有当他也是画家时才有幻觉。真正的诗人不虚构，他表现人们心灵中的诗，从人们的心灵中发现诗，与人们心灵中的诗同命运、共呼吸。只有这样，诗人才能受到人们的信赖，才能具有影响。

智慧隽语

美之所以成为美，并非因为大自然的美能通过自身表现出来，而是因为诗——存在于人的心灵里并由诗人表达出来的诗。



创造性天才

〔英〕艾迪生

在伟大的天才人物之中，只有少数人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赏，并以人类奇才之称崭露头角，他们创作出令时人喜爱，令后人惊叹的作品，靠的只是天赋才情，而并非求助于技巧或学识。在这些伟大的天才人物身上，似乎有些宏伟的狂放和铺张，这些东西的美是法国人称之为文人才子的所有品格和修饰的美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他们靠这些东西表现出一种天才，而这种天才是在交际、思考和阅读最高雅的作品的过程中培育成的。那些涉猎过高尚艺术和科学的伟大天才，从中捕捉到一些气息，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模仿。

在古人中，在远东地区的人中，可以发现许多伟大的天才人物，他们从来不受艺术规则的束缚和限制。在荷马



的作品中，想像的奔放是维吉尔力所不及的，而在《旧约全书》中我们看到，有些章节又比荷马作品中的任何章节都更为庄严和崇高。在认为古代人是更伟大和更富于魅力的天才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可以说远远不能超过现代人的精细与恰切。在他们的明喻和暗喻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例如，所罗门把他爱人的鼻子比做面朝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塔楼。就像夜间盗贼进宅在《新约全书》中也有类似的比喻，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荷马用麦田中一头被全村孩子痛打而无法移动一步的驴子，来比喻他的一位被敌人包围的英雄。而把另一位在床上翻来滚去并且怒不可遏的英雄，比做一块在煤火上烘烤的鲜肉。古人描写中这种个别的过失，为那些庸才俗子的讥讽嘲笑敞开了广阔的言路。他们可以嘲笑伟大作品中的某种不合礼仪，但却不能体味这种描写的崇高美。当代的波斯皇帝遵奉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许许多多自命不凡的头衔之中，选取了光辉的太阳和快乐的树种。简而言之，摒弃对古人的吹毛求疵，特别是热带的那些古人，他们的想像最热烈也最生动，我们要考虑到，在暗喻中遵守法国人称之为合礼的那些规则，近几年来在世界的寒带

地区也出现了。这里我们要用写作中一丝不苟的精雕细刻，来弥补我们力量和气魄的不足。我们的同胞莎士比亚就是这种第一流伟大天才的卓越典范。

智慧隽语

在古人中，在世界远东地区的人中，可以发现许多伟大的天才人物，他们从来不受艺术规则的束缚和限制。



写给学者

〔美〕爱默生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更严格的学者法规。我指的是那种只有学者自己的刚毅和献身才能建立的苦行主义。我们生活在太阳光里，生活在表面上——一种贫瘠的、貌似有意义的、肤浅的生存，谈论着沉思、先知、艺术和创造。但是在我们肤浅而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中，怎么能产生伟大的高尚?现在来吧，让我们缄口沉默。让我们手捂着嘴，过上漫长、严峻、毕达哥拉斯式的5年。让我们用爱上帝的眼和心维持在角落里的生活，做杂活，受苦，哭泣，服贱役。沉默、隐居与俭朴可以使我们穿越并达到我们生存的伟大而秘密的深处。这样潜入下去，就可以从世俗的黑暗中培养出道德风尚的崇高性。去时尚或政治的沙龙，像一只俗丽的蝴蝶那样炫耀自己，做社会的蠢才、著名的傻瓜、报纸的话题、街谈巷议的材料，而丧失布衣平民真正



的特权：那是公民的隐私权，以及他那颗忠实和热情的心。

对文学家是致命的，对每个人也是致命的东西是那种炫耀的欲望，是那种毁坏我们生存的虚饰外表。为错误的目标奋斗，这对文学家是难免的。文学家与之打交道的语言——这个人类创造的最微妙、最强大、最长久的东西，只适于做思想和正义的武器——学着享受玩弄这台绝妙机器的自豪感，但却不使用它，其实等于剥夺了它万能的力量。如果人们从世事中摆脱出来，世界将报复他们，利用每一次机会去揭露这些不完善的、学究式的、无用的、鬼一般的生物的愚蠢。学者将感到，最浪漫的爱情故事——人类所编织的最崇高小说——纯粹的美——原本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它本身具有超越的价值，它还是人类创作所依赖的最丰富的素材。他怎么知道它那些有关温柔、恐惧、意志和命运的秘密呢?他怎么能捕捉并保持在生活中鸣响的高尚音乐的旋律?它的法规隐藏在每日行为的细节之中。所有行为都在对它们进行着实验。他必须承担共同负担中他的那一份儿。他必须与住在房子里的人一同工作，



而不是和名字写进书里的人。他的需要、欲望、才智、情感和成就是为他打开人类生活奥秘博物馆的钥匙。

智慧箴语

对文学家是致命的，对每个人也是致命的东西是那种炫耀的欲望，是那种毁坏我们生存的虚饰外表。



在东方

〔英〕赫伯特·里德

当我们的观点接近于东方艺术家的观点时，我们方可利用以下两种方法欣赏他的艺术。首先是难度最大的技巧方法。当然，欧洲绘画有着自己的技法，尽管缺乏中国绘画技法那种历史的连贯性，但也是一种难以掌握的法则。欧洲绘画技法涉及到色彩理论、调色、上底色与笔触的不同效果等方面的知识，即一种有关现实事物在艺术中的复杂组合的知识。

相比之下，中国绘画技法非常简单：它只要求具备使用一支毛笔和一种颜色的知识——但是，那管毛笔非常美妙，那种颜色如此精微，只有经过多年艰苦的练习才能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众所周知，中国人通常用毛笔写字，他们对于毛笔就像我们对于钢笔和铅笔一样了如指掌。要



知道中国绘画是中国书法的延伸。对于中国人来说，美的全部特质存在于一个书写优美的字形里。一个人如果书法好，他的绘画也不会差。所有中国古代绘画都是强调线条的，这些构成绘画基本形式的线条，就像书法线条一样，能够唤起人们的判断、欣赏和愉悦之感。

故而，在西方，当我们通过一个人的笔迹来判断其性格时，中国人则在大量科学和实践的基础上，以画家对线条的加工提炼程度来评判他的素质，因为线条往往具有无限的表现力。

要了解一般绘画艺术是容易的，但要了解中国绘画艺术，我们必须先从中国其他艺术(如雕塑、陶器、青铜器和漆器等艺术)着手，从这些艺术中我们将会发现相似的技巧特征——即那种反映画家个性的无比精微的特征。比如，在陶器艺术里，这种特征可以从陶器的轮廓上看出，也可以从其轮廓与其厚度和体积的关系中找到。当陶土经过陶工的双手粘在旋转的轮子上时，它以微妙的方式表达了陶工的感觉，就像用蘸上墨汁的毛笔表现画家的感觉一样。



在每一幅中国艺术作品中，都有艺术家本人的签名——这种签名并非是庸俗的自我意识的胡涂乱抹，而是古雅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产物。

智慧隽语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的全部特质存在于一个书写优美的字形里。



艺术工作

〔法〕安德烈·莫洛亚

一般来说，艺术家经过长期努力，在积累了经验、技术上有了把握、风格已经形成之后，他就可以在他完全了解他所要表现的东西的时候，利用一定的时间，迅速地完成一件作品，并且获得成功。这在外行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惠斯特对那些指责他仅用一个小时就画完一幅画的人不加理睬。他能用一个小时画完这幅画，是因为他曾用毕生的心血画这幅画。

掌握技巧是手工业者的主要任务，然而只是艺术家工作的一部分。瓦莱里说过：一首诗“不是用感情，而是用词句写的”。实际上，两者都必须具备。一涉及艺术，人们总要想到人为的形式。形式自然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完美的形式，而无实际的内容，也毫无感染力。贝多芬的交



响乐具有令人赞叹的形式，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中，倾注着贝多芬的灵魂、思想、痛苦和欢乐。拉辛的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无瑕的境地，但若没有拉辛的激情又会怎样呢?

因此，除掌握技巧之外，(这里与手工业者不同)艺术家还要有生活，或者说要有过生活。“诗歌是人们在静谧中回味出的一种激情。”由此可见，一个艺术家的生活至少应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类的肉体与情感生活，只有它才能教会诗人人类常识；二是沉思默想(艺术家属于反刍类动物，需要不断反复地咀嚼往昔，以将生活引导和转换为艺术形式)；最后是技巧，它所占的比例不大。我认识许多作家，他们每天只写两个小时。而思考、阅读、交谈是他们的另一种工作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歌德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进行于寂静之中。”

艺术家到底应该生活在人世间还是人世外?我想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完全脱离尘世，保持圣洁的自我，对大多数艺术家是有害的。一个走出木屋的普鲁斯特去寻觅逝去的时光，如果我们采纳了他的生活节奏(并具有他那样的



头脑），大概我们每个人也会找到无数以往生活里的素材。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只是不停地写着普鲁斯特写过的作品，永远步其后尘。况且，大部分人需要新旧的更替。这里歌德又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当人心平气和又有明确的工作任务时，孤独是件好事。"因此，在寻找到这种得以完成工作任务的心理状态之前，明确的工作任务尤为重要。

智慧隽语

完全脱离尘世，保持圣洁的自我，对大多数艺术家是有害的。



当代艺术家

〔英〕伍尔芙

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全都一成不变地受到冷遇，尤其是受到英国人的冷遇。这不仅是因为艺术家性情上的怪异，而且因为我们已把自己驯化到如此完美的文明高度，以至认为任何内心表现几乎总是有着某种不上档次的——而且肯定不严谨的——东西。我们可以观察到，极少有父母亲愿意他们的儿子成为画家、诗人或音乐家，这不仅是因为一些世俗的理由，而且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思想和情感是懦弱和矫揉造作的，好的公民应该尽力去抑制它。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肯定是难以得到激励，而且比起任何其他职业的成员来，艺术家更容易坠落到人行道上，这些艺术家所面对的是轻蔑以及毫无忌讳的怀疑。他们被一种普通人无法理解的精神所支配，这种精神很清楚且非常有力，对他们施与着如此之大的影响，以致他们



一听到它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地起来跟它走。

现在，我们对任何东西都不会轻易相信，虽然我们对艺术家的出现感到不舒服，我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容纳他们。对于那些成功的艺术家，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予过如此多的敬意。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做许多人曾做过的预言的一个信号：在第一座基督教祭坛建起时被放逐的神灵将回来寻欢作乐。许多作家已尝试过追溯这些古老的异教徒，而且声称在伪装的动物和遥远的森林与群山的隐蔽处找到了他们。但是，设想在大家都在搜寻他们时，他们却正在我们中间施展他们的魅力，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推测那些奇特的异教徒，他们遵照非人的命令行事，受传到他们耳朵中的声音的激励——那是神灵自己或是他们派到地球上来的牧师和先知的声音，这也绝非荒谬之谈。我确实倾向于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种神的渊源归属到音乐家身上，或许就是这一类的怀疑在驱使着我们如我们现在做的那样去迫害和虐待他们。因为，如果捆缠在一起的文字——它们不管怎样总能向心灵传送一些有用的信息——或者涂抹色彩——它们可呈现某个确确凿凿的客体——充其



量不过是些可以容忍的使用工具，那我们又该怎样看待那些把他们的时间花在制造曲调上的人呢?难道他们的职业不是三者中最让人鄙视——最无用和不需要的吗?即使你花了一天的时间听音乐，你也肯定得不到任何对你有用的东西，但是音乐家并非只是有益的生物，对于许多人来说，我相信，他们是整个艺术家部落中最为危险的人。

智慧身语

我确实倾向于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种神的渊源归属到音乐家身上。



幻想的伟大

〔匈牙利〕李斯特

我们宁愿容忍由幻想产生的缺点，而不能容忍平庸所必然附带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精神丰富的缺陷永远比精神贫乏的缺陷能够被人接受。在我看来(如果允许完全开诚布公地说)，聪明人的愚蠢要比蠢才的聪明可贵。但是必须指出：德·史达埃夫人把圣·特列斯那称幻想为“家里的疯子”的名言传播出来，而使这些话添加了一些不同的含量。要知道，用在理想上的说得很中肯的话，搬到现实世界来就会大大丧失它的精确性。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幻想的确常常起了上述作用，虽然它有迷醉人和使人丧失现实感的危险，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位女神的温存用了何等样的善行来赔偿我们啊！难道她没有用霓虹的光彩使我们命运中的单调时光、学校中的



枯燥艰深无趣的篇章活跃起来?难道她没有抚慰和消解我们的沉痛和愤怒，帮助我们了解普通的迷误怎样变成败行?难道她没有用虚构的欢乐、想像的花朵、神话中的宝石来点缀我们艺术家的生活和我们艺术的风格?难道她没有让我们乘上她的飞车腾空离开我们蛰居的陋室?难道她没有从苍穹的高处指给我们满面皱纹的地球?难道她没有引导我们深入地府使我们能够同古代的英雄们高谈阔论?难道她没有在未来的门外指出我们后裔的朦胧的形象，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在心灵的链条中我们所占的地位，感觉出我们是继往开来的许多环节中的一个?

难道幻想没有给那些被认为最不受她迷惑和引诱、对她的魅力领略得最少的哲人编制出不朽的荣誉的花冠?亚历山大·封·洪波尔特不拒绝承认她：他曾经说，如果没有幻想，科学也会停滞得变成一泓死水。幻想让假设引诱思想家的眼光，假设是许诺思想家以假的宝藏以便使他拥有真理的财富的鸟身女怪，是瞬间的闪光就足以照亮目标的流量，而在通向这目标的道路上撒满了前所未见的灿烂夺目的珍珠!当这些调皮的妖魔向人指引的时候，人在他寻找



果实的地方意外地找到了源泉，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发现还不够珍贵吗?难道企图把光变成纯金的炼金术没有为我们准备了化学吗?

没有幻想就没有艺术，也没有科学，因而也就没有评论!

《智慧集语》

难道她没有用虚构的欢乐、想像的花朵、神话中的宝石来点缀我们艺术家的生活和我们艺术的风格。



关 联

〔英〕考德威尔

人只有在与他人发生联系之时，才能意识到人类感知世界的这种相似性。为什么人与人要发生联系?是为了改变其感知的世界。这一矛盾就是科学的基本矛盾——人在改变现实的过程中了解现实。这恰恰是实验的功能，而实验对于科学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经典矛盾在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中得到最终的表述，该原理宣称，所有关于现实的知识都包含着对现实的改变。科学就是人在历史中造成的感知世界的变化的总和，通过积累，通过条理化和组织，变得便于使用，简明而透辟。

同样，人只是在试图改变他人的过程中才了解到他人的类似性。这种改变对于人类的共同生活来说是必要的。人的本能要求人总按固定方式行事。因此，除非人的本能



有了变化、使人能按不同方式行动，否则他总是做直觉反应而不会有所变更和修正，这样，社会也就不可能产生。只有当人们能够通过行动改变彼此情感时，他们才能生活于共同的情感世界之中。情感的改变对艺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些变化，经过组织加工，并使之独立于人，其总和就是艺术。它并非一种抽象，而是来自具体的生活。

动物也有雏型状态的科学和艺术。它们向雌性求偶，对敌人进行恐吓，这说明有活力的动物必然会改变其他动物的情感。求偶舞蹈和角斗前的恐吓是萌芽状态的艺术，但这些都是被本能驱使的。动物没有自由，因而是无意识的，它不属于由社会调节的世界。只有当情感的改变不是明显地由人的天性或自然环境因素所造成时，它们才成为艺术的课题。艺术揭示各种可能的影响方式所造成的本能的种种可能变化，并由此揭示了本能的真实必然性。

艺术意识到情感世界的必然，并由此实现了自由。艺术是人在情感世界中的自由体现，恰如科学是人在感知世界中的自由体现，因为二者均意识到各自领域中的必然性



并能够改变各自的领域——艺术改变着情感的或内在的世界，科学改变着现象的或外在的世界。

智慧身语

只有当情感的改变不是明显地由人的天性或自然环境因素所造成时，它们才成为艺术的课题。



鉴　赏

〔美〕罗素·莱因斯

有许多人到博物馆、音乐会、歌剧院和严肃的剧场去，只不过因为觉得应该去，或者不能不去，而不是因为不去就心里难受。毫无疑问，只要他们去了，尽管未必自愿，也一定会受到某些感染。不过，冒充风雅的人受到的感染却不多。不幸的是，有许多人摆出对艺术感兴趣的样子，却正是为了冒充风雅。他们并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基本的精神需要而去，他们是在赶时髦随大溜。

我估计冒充风雅的人的百分比目前大体是个常数，而上个世纪却要多些，但是现在也有一大批人，或者叫琼斯，或者叫史密斯，或者叫约翰逊，艺术的确给他们某种满足。而模仿他们的行为，重复他们的意见的人，却并不懂得他们。这些人不是在和地地道道的文化谈恋爱，只不



过是对某一门艺术怀有温暖诚挚的友情而已。

我在能从绘画、音乐或阅读中获得真正满足的人里，还没见到过对它们一见倾心的人。但也没见过爱好艺术却害怕艺术的人——怕知识不足、怕上当、怕误解、怕厌烦，比怕朋友还要厉害。我们是在与艺术朝夕相处中逐渐懂得艺术的，艺术所给予人的欢乐正如友谊一样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延长。我们往往愿意在朋友中选择自己最乐意跟他一起消磨时光的人，同样我们也选择自己最喜爱的艺术。笼统地说“我喜欢艺术”跟说“我喜欢我所遇见的每个人”一样是滑稽可笑的。第一次看见自己不喜欢的艺术就下论断，跟在一个拥挤的屋子里望见一个陌生人就下论断一样滑稽可笑。

请让我把这个比喻进一步延伸，让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人是怎样和艺术成为朋友的?

我刚才说过，是艺术想要使我们欢乐，而不是我们想要使艺术欢乐。但是我们如果不像19世纪的妇女一样对它



做出姿态，艺术就无法使我们欢乐。没有一个朋友能一见面就向你袒露出他的灵魂，艺术更不会如此。它不但要求你对它专心致志，而且要求你自觉自愿地坐下来细看细听——此外，它还要求你懂得它的语言。

绘画的语言对你也许跟非洲的某种方言一样陌生，虽然你可能被它的表面形象所吸引——正如人们常常被语言陌生的人所吸引一样。但是，在你学会它的语汇之前，你是不会懂得它要告诉你的东西的。要想学语言，没有比不断和语言接触更好的办法。艺术的语言也是如此。想享有艺术的友谊未必需要流利地使用它的语言，但是你使用这种语言越流利，你所得到的欢乐也就越多。

智慧隽语

只有当情感的改变不是明显地由人的天性或自然环境因素所造成时，它们才成为艺术的课题。



我的鉴赏力

〔日〕川端康成

就算我对音乐有点兴趣，但隐约听见海水浴场演奏的流行歌曲，也不会感到舒畅。我不懂音乐，我到了这个年龄，曾有这样的思虑：莫非我这一生还不懂得音乐的美就要了结?我也曾想过：为了熟悉音乐，哪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句话有点夸张，不过由兴趣和爱好所体会到的美是有限度的。接触到一种美，也是命中的因缘。我渐渐痛切地感到：我短暂的一生，懂得的美是极其肤浅的。偶尔也寻思：一个艺术家一生创造的美，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一个画商带来一幅画，如果我感到是一种缘分，那就是幸福。然而我不能汲取这幅画的美，这是可悲的。这幅画也许会发问：究竟会不会遇到能全部领略我所



具有的美的人呢?为这幅画设想，就会被一种不得要领的疑惑所捕捉。

当然，昂贵的名画是不会被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再说我也无缘邂逅满意的画。不过，在自己家里看到的画中，浦上玉堂和思琴的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不懂音乐一样，我也不懂美术。我不认为自己不具备理解美术的素质和能力，只想把这归之为看到的佳作不多，自愧素养不够。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自己这种不甘示弱的阴暗心理了。

就算没有达到姐妹艺术的程度，我的职业——文学领域实际上也是类似的。我自己懂得，并心安理得地干的只有小说一种。而小说也由于时代和民族的不同，已经变得不易透彻理解了。谈到诗歌，就是对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挚友的作品，也难以确切鉴赏，所以我没写过诗歌评论。如今回顾一下，小说是不是就可以被普遍观察到了呢?这是一个疑问。所谓可以普遍观察，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



的。就小说而言，只能说我的目光并不远大。

我年近五旬，做这番感叹，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冰冷的恐怖感。

自然，我这种感叹并非始自今日。我认识到自己这种缺陷也已有相当年头，而且还找到了遁词。就是说，我从事艺术这行后，就是不甚明了的事我也能使自己明白。也许我不知道，观察自然和人生往往是不甚明了的，这同艺术没有什么关系。于是，我渐渐懂得对事物不甚明了，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智慧身语

我不认为自己不具备理解美术的素质和能力，只想把这归之为看到的佳作不多，自愧素养不够。



敏　感

〔美〕休　谟

给所谓“敏感”下一个比历来各家所做出的更准确的定义应该说是必需的。我们不必依靠于任何高奥艰深的哲学，只要引用《堂·吉诃德》里面一段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行了。

桑科对那位大鼻子随从说：“我自认精于品酒，决不是瞎吹。这是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本领。有一次我的两个亲戚被人叫去品尝一桶酒，据说是很好的上等酒，年代既久，又是名牌。头一个尝了以后，咂了咂嘴，经过一番仔细考虑说：酒倒是不错，可惜他尝出里面有那么一点皮子味。第二个同样表演了一番，也说酒是好酒，但他可以很容易地辨识出一股铁味，这是美中不足。你决想像不到他俩的话受到别人多大的挖苦。可是最后笑的是谁呢？等把桶



倒干了之后，桶底果然有一把旧钥匙，上面拴着一根皮条。”

由于对饮食的口味和对精神事物的趣味非常相似，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尽管美丑比起甘苦来，可以更肯定地说不是事物的内在属性，而完全属于人类内部或外部的感受范围，我们总还得承认对象中有些东西是天然适于唤起上述反应的。但这些东西可能占的比重很小，或者彼此混杂纠缠在一起，结果我们的趣味往往不能感受到过于微小的东西，或者在混乱的状态下把每种个别的味道都辨别出来。如果器官细致到连毫发异质也不放过，精密到足以辨别混合物中的一切成分，我们就称之为口味敏感，不管是按其用于饮食的原义还是引申义都是一样。在这里关于美的一般规律就能起作用了，因为它们是从已有定论的范例和观察一些突出体现快感和反感的对象那里得出来的，当同样品质散见于一篇首尾完整的文章，所占比重又很小时，有些人的器官就不能清楚地产生快慰或嫌恶的反应，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该允许他给自己加以敏感的称号。把这些一般规律或创作的公认楷模拿出来就可以比做找到了那



把拴皮条的钥匙，桑科的亲戚所以能够证明自己正确，使那些嗤笑他们的所谓“行家”大受其窘，也就是因为找到了那把钥匙。当然，即使不把酒桶倒干，那两人的“口味”仍不失为敏感，讥笑他们的人的“口味”还是迟钝糊涂，但想要说服所有在旁边看热闹的群众就困难得多了。

智慧隽语

桑科的亲戚所以能够证明自己正确，使那些嗤笑他们的所谓“行家”大受其窘，也就是因为找到了那把钥匙。



让艺术杰作诞生

〔法〕安格尔

要拜倒在美的画前研究美!

卓越的艺术成就只有用眼泪才能取得。谁不备受折磨，谁就不会有信心。

要十分虔诚地对待你的艺术。不要相信没有思想的飞跃就能创造出什么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来。要想学会创造美的本领，你应该只看一些最壮美的东西，你不必去左顾右盼，更不要往下看，要昂起头来朝前走，不要像猪那样专朝脏的地方拱嘴。

艺术的生命就是深刻的思维和崇高的激情。必须赋予艺术以性格，以狂热!炽热不会毁灭艺术，毁灭它的是冷酷。

要像熟悉手中的武器那样熟悉你所掌握的一切!只有像



作战那样才能取得某些成就。艺术上的斗争必定会消耗我们的精力。

去画吧，写吧，尤其是临摹吧！像对待一般静物那样。所有你从造化中临摹下来的东西，已经是创作了，而这样的临摹才有助于引人艺术。

艺术杰作的存在不是为了炫人耳目，它的使命是诱导和坚定人们所建立的信念，这种作用是无孔不入的。

拙劣的艺术会将一切扼杀掉，因为客观自然中并不是这样的。

普珊经常说：一位美术家在观察对象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干练的老手，而不是在复制对象时弄得自己精疲力竭。不言而喻，美术家应该具有敏锐的目光。

要去伪存真，就得靠理智来支配，而理智又未免会在选择上表现出偏执，为了避免这种偏执，只有和美不断地交流。唉！那种既对穆里洛，也对拉斐尔同等狂热的态度是令人诧异而又惊讶的。

至于谈到真实性，我则偏爱稍微夸张一些，尽管这是有点冒险的。不过我知道，真实性有时候并不很真实，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是间不容发的。



在造型艺术中描绘人的形象时，娴静是人体的一种主要美，这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智慧那样，是内心的最高表现。

我们将尽量使作品具有美好的真实感，以令观者喜爱，要知道，捕捉苍蝇不是靠醋，而是靠蜜与糖。

智慧箴语

艺术杰作的存在不是为了炫人耳目，它的使命是诱导和坚定人们所建立的信念，这种作用是无孔不入的。



美

〔法〕伏尔泰

如果问一只雄癞蛤蟆美是什么，绝对的美是什么?它就会回答说是它的雌癞蛤蟆，因为她的小小的头上有两只凸出的又圆又大的眼睛，有一只又大又平的鼻子，并有黄色的肚皮和褐色的后背。如果问一个来自几内亚的黑人美是什么?他就会说，美是黑得油亮的皮肤，深陷的眼睛和一个扁平的鼻子。如果问魔鬼，他会告诉你美就是一对角，四只爪子和一条尾巴。最后，如果去向哲学家们请教，他们的回答将是夸大了的胡言乱语，他们认为美就是某物符合美的原型并在本质上与其是一致的。

我曾经和一个哲学家一起去看一出悲剧。“多么美好!”他说道。“你在它里面发现了什么美好的东西?”我问他。“是因为作者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说。第二



天他吃了一些对他身体有好处的药。“它达到了它的目的。”我对他说：“多么美好的药!”他意识到不能说药是美好的，并意识到在把美这个词运用到任何事物以前，它一定会在人身上引起尊敬和愉悦的感情。他同意说那悲剧在他身上引起了这两种感情，并说这就是美。

我们一起去了英国，同样一出戏也在那里上演，翻译得一字不差。可它使所有的观众都打起了哈欠。“呵，呵!”他说，“美的理念对英国人来说和对法国人来说不一样。”思考良久以后，他得出结论：美是相对的概念，就如同在日本是正派的事到了罗马就不正派，在巴黎时髦的东西到了北京就未必是一样，于是他使自己省却了写一篇有关美的长篇论文的麻烦。

智慧寄语

美是很相对的，就如同在日本是正派的事到了罗马就不正派，在巴黎时髦的东西到了北京就未必是一样。



三点要求

〔意〕托马斯·阿奎那

对美有三点要求。首先，完整或完美，因为凡是残缺不全的东西都是丑的；其次，应该具有适当的比例或和谐；第三，鲜明，所以，鲜艳的东西被公认为是美的。……即使是丑陋的事物，只要被完整地描绘了出来，这个形象也是美的。

美与善是同一的，但它们在概念上仍有所区别。由于善是所有人希冀的东西，所以，它的特点是欲念在其中得到了满足。而美的特点是在观看或者认识它时欲念也同样地得到满足。正因为如此，与美联系最密切的是那些最有认识作用的感官——为理性服务的视觉与听觉。我们把可见的对象和优美的声音称为美的，而别的感官可以感觉的对象，我们并不采用“美”这个词，因为我们不说美的口



感或者美的气味。由此可见，很明显，美给善增添某种与认识能力的相关性，因而应该将单纯满足欲念的东西称为“善”，而把单靠实体感知本身就能带来快感的东西称为“美”。

美在本质上是与欲念无关的，除非美同时兼有善的本质。就同时具有善的本质来说，真也是与欲念相关的。但按其本质来说，美具有鲜明性。

善是否与终极原因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可以断定，善不与终极原因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更多地与其它原因概念联系在一起。正如狄奥尼修斯所说，人们把善当做某种美的东西来称赞。因此，善与形式因联系在一起。对这一点应该说，善与美在实体上是同一的，因为二者都以形式为基础，因此，善被人们当做某种美的东西来称赞。但是，在概念上二者毕竟是不同的，善本身是与俗念相联系的，因为善是人人希望得到的东西，它与目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欲念也是一种迫向某个目的的冲动。美却只涉及认识能力，因为凡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悦的东西才能被叫



做是美的。这就是美存在于适当比例中的原因。感官之所以喜爱比例适当的事物，是由于这种事物在比例适当这一点上类似感官本身。感官也是一种比例，正如任何一种认识能力一样。认识必须通过吸收的途径产生，而吸收进来的是形式，所以，美本身与形式因的概念相联系。

智慧隽语

善与美在实体上是同一的，因为二者都以形式为基础，因此，善被人们当做某种美的东西来称赞。



审美训练

〔英〕休　谟

任何对象初次出现在眼前或想像过程中，引起的感受总不免是模糊的、混乱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法对它们的美或丑做出判断。我们的趣味感觉不到对象的各种优点，更不要说辨别每种优点的特性、确定它的质量和程度了。假使能下一个大致的评语：是美还是丑，这已经是至矣尽矣，而就连这样一个判断，一个人如果缺乏训练，做起来也会是踌躇的，有保留的。但在他积累了对这种对象一定的认知经验之后，他的感觉就会更精细更深人了。他将会不止看到每一部分的美和丑，而且能分别不同类型，并给以适如其分的褒贬。在整个观察过程中，他的感受是明晰肯定的。对每一部分应该唤起的快感或反感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属于何种类型，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仿佛遮掩着对象的迷雾消散了，器官由于经常运用也就日



趋完美，以至最后可以判断一切作品的优点，不必害怕会犯错误。一句话，完成任何作品和判断任何作品所需的巧妙和敏捷，都只有通过训练才能获得。

由于训练对培养审美感觉极端有利，我们在评论任何重要作品之前应该永不例外地将它一读再读，全神贯注地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观察。初读任何作品，心情上总不免有些忙乱，从而使自己对美的真实感觉受到干扰。我们会看不到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分辨不清风格变化的真正性质，不同的优缺点仿佛糅杂在一起，模糊地呈现在我们的想像力当中。还不用说另有一种肤浅涂饰的美，初看固然叫人喜欢，经过考虑后就发现它和理性或激情的正常表达方式完全不相容，因此使我们口味厌腻——这时我们就会鄙弃地将它丢开，或至少大大降低对它的估价。

只要我们坚持审美方面的训练，就会常常在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完善中间进行比较，并估计其分量上的差异。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比较不同类型的美，他就根本没有资格对任何对象下断语。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确定褒贬的



言词，才能知道怎样褒贬得恰如其分。信笔乱涂的画也会有些鲜艳色彩和大致类似之处，在有限的意义下讲来，也可以算成美，让粗陋之人看见了说不定会拍手叫绝；最下流的小调里也会有和谐自然的片断，只有熟悉更高级的美的人才能肯定地指出它的调子刺耳，词句庸俗。一个习惯于美的最高形式的人看到极端低级的美一定会感到痛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称之为丑。

智慧箴语

只要我们坚持审美方面的训练，总不免要常常在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完善中间进行比较，并估计其分量上的差异。



愉　悦

〔德〕威廉·狄尔泰

如果我想通过一位伟大的创造性人物的眼睛，也可以说是通过其灵魂洞察现实世界，那我就会领略到伟大的景观、崇高的生命或道德行为。我的力量就会以更加强烈的方式增长，我的一切感官、内心以及精神力量都被唤醒、刺激、升华，同时对它们的需求不会超出我的能力，因为我只是处于一种模仿状态，当我观看席勒的一出充满着极大感染力的戏剧时，我必须将自己提高到一种类似的水准。同时，审美愉悦的各个组成部分进入艺术品的接收过程。博克、休谟以及费希纳都在其美感分析中解析过这些组成部分，它们在所谓概括性接收过程中融为一体。

它们不仅通过增添新的愉悦成分来促进这种快乐，而且更多地是均匀地、彻底地满足内心世界的一切成分，使



内心得到一笔来源丰富且无可穷尽的财富，这如同由无数小溪汇集成的山洪。

因此，艺术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大量的快感，而在于它使我们在欣赏中得到彻底的满足，因此艺术品激发了我们的情感并使我们内心燃起的每种追求都得到满足，这毋宁说是既愉悦了感官又丰富了内心。

一部艺术品如果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那里引起持久的、彻底的满足，就算是第一流的。衡量艺术品的艺术性和价值只是取决于这种作用，而不是作品必须实现的“美”的抽象概念。美学和艺术批评把这个僵死的“美”的概念推上艺术理论的宝座已经太久了。同样，将艺术品产生的快感进行孤立的考察也无法让人理解作品的意义。

只有从艺术家天然强健的伟大心灵的影响出发，从充分把握了其意蕴的现实对由各色人组成的、能被伟大事物吸引的公众的影响出发，艺术对于人类的伟大而神圣的意



义才可能被理解。人们才会懂得伟大的艺术品为何可以提高认识能力，丰富内心，使内心得到宣泄和净化。

智慧隽语

一部艺术品如果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那里引起持久的、彻底的满足，就算是第一流的。



艺术价值

〔英〕毛　姆

我这里说的是另外一些人，他们以鉴赏和评价艺术作为他们生活的主要行当。我对这些人不甚赞赏，他们自命不凡，沾沾自喜。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为，却瞧不起别人谦卑地干着命运驱使他们干的平凡工作。因为他们阅读过许多书或者观赏过许多画，他们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用艺术逃避现实生活，愚昧无知地鄙夷平常事物，否认人类各种主要活动的价值。他们实在不比瘾君子们高明多少，应该说是更坏多少，因为无论如何瘾君子并不把自己高高地置于台座之上，看低别人。

艺术的价值，犹如神秘之道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倘若它只能给予人快乐，无论是怎样的精神上的快乐，它也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至少不比一打牡蛎和一盅葡萄美酒



有更多的意义。倘若它是一种安慰，那是够好的，这世界上充满了邪恶，人们能够常有个隐逸的去处，的确是好的，但并不是逃避邪恶，而是积聚力量去迎击邪恶。因为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正当的行为。

如果美是艺术的一大价值，那就难以令人相信使人们得以欣赏艺术的审美感会只是某一阶级的特权。把限于特权集团享有的一种感受力说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那是大谬不然的。然而这正是美学家们的主张。我得承认，在我愚蠢的青年时代，我曾经将艺术视为人类活动的极致，人类存在的理由(我把自然界一切美的东西都归于艺术之内，因为我认为——的确我现在依旧认为，它们的美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如我们创作出图画和交响乐一样)，当时我想美只能被特选的少数人所欣赏，心里感到一种特殊的满足。但是这种想法早已被我摒弃了。

我不能相信美是一小撮人的天赋，我认为只有受过特



殊训练的人才觉得有意义的艺术表现，同它们所吸引的那一小撮人一样不足挂齿。艺术必须人人都能欣赏，那才是真正伟大而有意义的，一个小集团的艺术只是一种玩物而已。

智慧箴语

如果美是艺术的一大价值，那就难以令人相信使人们得以欣赏艺术的审美感会只是某一阶级的特权。



过程的精神意义

是的，我将试着去成为。因为我相信不去生存是傲慢的。

——安东里奥·波齐亚



孩　子

〔丹麦〕克尔凯郭尔

每个孩子的头上都有一个光环，每个父亲都会感到他欠孩子的比孩子欠他的更多，而且他们谦卑地感到孩子是希望，而他自己即使是用最好的话来形容也只是一个继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的父亲徒劳地保持着父亲的形象。让我们摆脱这些无道理的激动吧，但我们也不能满足孩子一切任性的要求，因为孩子要保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孩子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的，而当人们最初接受他的时候，他是最无意义和最不重要的。如果知道一个人在这方面的想法，你就有机会深入观察这个人。如果一个人想到婴儿的权利是成长为人时，可怜的婴儿的诞生在他看来就是个喜剧；而如果一个人想到婴儿哭喊着来到了世界上，很长时间里他只会哭叫，甚至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婴



儿的哭叫，婴儿的诞生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悲剧。就是说，婴儿的诞生可以产生不同效果，以宗教的方式来看待婴儿的诞生是最为美好的，并且这种方式能很好地同其他方式统一起来。

至于你——你的确很钟爱可能性，因为我丝毫不怀疑你的好奇又懒散的心灵在窥视着这个世界，然而对孩子的看法在你那里一定引不起愉悦的结果。你的厌恶情绪自然可以归因于这一事实，即你只想拥有你可以控制的可能性。你愿像孩子们在黑暗的房间里等待圣诞树的显现那样期待着可能性，但孩子显然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可能性，他是一种严肃的可能性，所以你几乎不会有耐心容忍他。然而，孩子们是幸运的。

一个人应该以极度的严肃性来思考他为孩子承担的责任，这才是正当的，如果他有时忘记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加于他的责任，而且也是一种赐福，是冥冥中的上帝在摇篮中放下的赠品，那么这个人的心灵既没有敞开通向审美之门，也没有敞开通向宗教情感之门。一个人越是深信孩



子们是幸运的，他所必须克服的冲突就越少，他在保护婴儿合法地具有惟一宝物方面的犹豫就越少，因为是上帝给予了婴儿这一权利——婴儿是最美丽、最具审美力、最具宗教性的。

智慧隽语

婴儿的诞生可以产生不同效果，以宗教的方式来看待婴儿的诞生是最为美好的，并且这种方式能很好地同其他方式统一起来。



童　年

〔印度〕泰戈尔

我从小吃的就很少，但不能说我少吃了身体就瘦弱。比起食量大的孩子，我力气大而不是小。我健康得可恶，想逃学逃不成，苦恼极了。折磨身体，照样不生病。一整天脚穿被水泡湿的鞋子，也不着凉感冒。秋天睡在露天凉台上，露水濡湿头发、衣服，嗓子眼里仍听不见咳嗽的动静。我从未出现消化不良之类的征兆。实在想逃学，只得对母亲撒谎说肚子痛得不行。母亲心中暗笑，未露出一丝忧愁的表情。她将仆人叫去，吩咐说："去，告诉家庭教师，今天不必上课了。"

我那位守旧的母亲认为，儿子旷几节课，学业不会有损失。假如我落到那些望子成龙的严厉母亲手里，送回学校自不待言，耳朵也少不得被拧几下。



我母亲有时微微一笑，让我喝一口蓖麻油了事。生病在我一向是件乐事。偶尔发烧，家里人不说是发烧，而说身子有些热。于是请来郎中尼勒麦达巴。我那时还没有见过体温表。他摸摸我的额头，开出第一天的处方：吞一口蓖麻油，禁食。给我喝的水也很少，而且是开水。禁食后的第三天，吃的泡饭，喝的鱼汤，如同琼浆玉液。

我记不起发高烧是什么滋味。我从未患过疟疾，也未服过奎宁。泻药的王国里，只有蓖麻油。我身上未落下一块伤痕或疮疤。我至今不晓得什么叫麻疹、水痘。我的身体结实得近于顽固。如今的母亲想让孩子不得病，逃不出老师的手掌心，最好雇用波罗吉沙尔这样的仆人。既省医药费，又省伙食费，尤其是在掺假的机磨面粉和酥油盛行于市场的今天。

当年的市场上没有巧克力出售，只有一分钱一块的玫瑰芝麻糖。我不知散发着玫瑰香味的芝麻糖现在粘不粘孩子们的口袋，但确信它已羞惭地逃离显贵们的邸宅了。那一包包油炸米花，那便宜的方块芝麻糖如今在哪儿?这些零



食还有人做吗?如果没有，也不会有人费力考证，重新挖掘它的制作过程了吧。

我每天傍晚听波罗吉沙尔讲格里蒂达斯改写的共有七章的《罗摩衍那》史诗故事。名叫莎吐姬的女孩复习了一会儿功课也来听故事。《罗摩衍那》中的说唱词，波罗吉沙尔拖腔带调地背得下来。他端坐在席子上，将格里蒂达斯抛到九霄云外，绘声绘色地表演：啊，出现了预兆。啊，凶兆，凶兆，大事不好!……他面带笑容，秃顶闪闪发亮，儿歌般的唱词，像清泉汩汩流出他的喉咙。每行的韵脚铿锵有力，像敲击水下的卵石。唱着，唱着，就手舞足蹈起来，将听众引入故事的情境之中。

智慧寄语

我每天傍晚听波罗吉沙尔讲格里蒂达斯改写的共有七章的《罗摩衍那》史诗故事。



让爱美的天性常在

［美］雷切尔·卡森

儿童的世界新奇而美丽，充满惊异和兴奋。可是，对我们多数人来说，等不到成年，这种锐利的目光，爱一切美丽的和令人敬畏的事物的天性，就已经迟钝，甚至丧失殆尽，这真是我们的不幸。据说有一位善良的仙女主持所有儿童的洗礼。

假如我能对她有所影响，我倒想向她提个要求，请她赋予世间儿童以新奇感——无可摧毁、能伴随他们终身的新奇感——并使它成为万灵的解药，有了它，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就会永远陶醉在新奇之中，不致产生厌倦感，不致徒劳地全神贯注于人为的虚假事物，不致脱离力量的源泉。



假如一个儿童没有仙女的赏赐而要保持他天生的新奇感，他至少需要有一个能与他共享新奇感的成年人为伴，并且跟他一起不断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一切欢乐、刺激和神秘。

做父母的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他们一方面要满足孩子那感觉灵敏而又急于求知的心灵，另一方面复杂的物质世界又使他们感到难于应付，这个世界的生活形形色色，他们自己都感到生疏，好像没有理出头绪、弄个明白的希望。他们自己先泄了气，喊道："我哪能教我的孩子认识大自然!啊，我连两只鸟都分辨不清楚!"

我真诚地相信，对于儿童及力求引导儿童的父母来说，感觉远比知识更为重要。如果说事实等于种子，以后会萌发知识和智慧，那么，激情以及感官得到的印象就等于是肥沃的土壤，种子离开它将无法生长。童年早期是准备土壤的时期。

一旦唤起了种种感情——美感、对新鲜事物和未知事



物的兴奋感、同情心、恻隐之心、钦羡之情、爱慕之心——那么，我们就希望获得关于引起感情反应的事物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一旦获得，就具有深远的意义。为孩子的求知欲铺路，比像喂食似地规定孩子吞下他吸收不了的事实更为重要。

智慧隽语

我真诚地相信，对于儿童及力求引导儿童的父母来说，感觉远比知识更为重要。



哲学的萌芽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一个孩子在听别人讲述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天和地……，"这时他立刻追问："在开始之前又是什么呢?"显然，这个孩子已经意识到：问题是永无终了的，心灵是永无边界的，结论性的答案是永无可能的。

还有一个小女孩同她父亲在树林中散步，倾听她父亲讲述着小精灵们在夜晚的林间空地上跳舞的故事。小女孩说："但是，这儿并没有什么小精灵呀……"于是，她父亲将话题转向那些实在的事物。他描绘了太阳的运行，讲到究竟是太阳环绕地球还是地球环绕太阳的问题，然后又解释了地球为何是圆的，以及地球是怎样以地轴为中心而旋转……。"哦，那可不是这样的，"小女孩一边踩着



脚，一边说道："地球根本不动。我只相信我所看到的东西。""那么，"她父亲说："你看不到上帝，你也就不相信上帝啰。"小女孩迟疑了片刻，然后很自信地回答："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儿了。"显然，小女孩深为存在的神奇力量所感染，她相信：万物并非通过自身而存在。她还明白，在以世间某些特定对象为基础而提出的问题与那些依赖我们整个存在而提出的问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

还有另一个小女孩正在上楼去看望她的姨妈。偶然间，她想到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流逝着，消亡着，就好像它们从不曾有过似的。她自思自忖道："不过，世界上一定有些事物是始终不变的……我正上楼去看姨妈——这件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显然，这个小女孩对于事物普遍的转瞬即逝性在她心灵中引起的惊讶和恐惧，表现了一种遁逃的无奈心理。

有时，人们会说，孩子们一定是从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人那儿听来的。但是，这种看法显然不能适用于孩子们提



出的那些真正具有严肃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孩子以后不会再进行哲学探讨，因而他们的言论不过是些偶发之词，那么这种强词夺理就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孩子们常具有某些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反而失去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由习俗、偏见、虚伪以及全盘接受所构成的牢笼，在这里面，我们失去了童年的坦率和公正。儿童对于生活中的自然事物往往会做出本能的反应，他能感觉到、看到并追寻那些即将消失在他视野中的事物。然而，他也会忘记那些曾经显露在他眼前的事物，因而后来当别人把他曾经说过的话，以及他曾经提过的问题，告诉他时，他自己也感到诧异。

智慧隽语

偶然间，她想到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流逝着，消亡着，就好像它们从不曾有过似的。



青　春

〔英〕赫兹里特

眼前的景物简直看也看不完，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新的事物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在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种种爱好并不加以限制，而且一有机会还要加以满足。这时我们还没有碰到障碍，也没有厌倦的情绪，仿佛一切可以永远照此下去。我们环顾四周，看见一个生机勃勃、不停运动、前进不已的新世界。我们觉得浑身都是干劲和精神，要和这个世界并驾齐驱，然而根据眼前的征兆还根本无法预见这样的情况，即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将被抛在后面，逐渐进入暮年，最后掉进坟墓。正因为青春时期的单纯，仿佛感觉是处于茫然状态中(姑且这样说吧)，所以我们就把自己跟自然等同起来，并且(由于经验不多，情感强烈)还自我欺骗，以为自己跟自然一样是永恒不朽的。



我们天真地自夸：我们跟生存的短暂联系是不可分割的、永恒的结合——一种既没有冷淡、冲突，也没有分离的蜜月。像婴儿的微笑和安睡一样，我们躺在荒诞幻想的摇篮里被摇来摇去，听着周围世界的喧嚣，睡得安安稳稳——我们举起生命之杯，大口喝着，怎么也喝不完，反而越喝越多——各种事物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围绕着我们，它们的重要性占据了我们的心，促使我们产生一连串期待中的欲望，所以没时间想到死。那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尘土灰烬，我们无法想像“这有知觉、温暖的、活跃的生命化为泥土”——周围白日梦的光辉照花了我们的眼睛，因而瞧不见那黑森森的坟墓。我们看不见终点，正如看不见起点一样：起点完全消失在遗忘和空虚里，而终点则被匆匆来临的大量事件遮掩着。或者我们能看见无情的阴影在地平线上徘徊，而要追赶它，注定是办不到的；或者它那最后的、若隐若现的轮廓接近了天国，就带着我们升天！生命一旦掌握了我们，就决不允许我们的思想离开眼前的事物和追求，即使我们要那样做也办不到。还有什么东西比疾病更能反对健康？比衰退和瓦解更能反对力量和优美？比默默无闻更能反对积极求



知呢?更没有任何占优势的东西能挡住死的降临，嘲笑死的威胁无用。什么地方出现威胁，什么地方就产生希望，希望就用面纱把所有突然终止的宝贵计划都掩盖起来。在青春的精神遭受损害，而“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完”以前，我们就像醉汉或发烧病人那样，被强烈的感官所驱使，急匆匆地往前奔跑。

智慧隽语

我们天真地自夸：我们跟生存的短暂联系是不可分割的、永恒的结合——一种既没有冷淡、冲突，也没有分离的蜜月。



老之将至

〔英〕罗　素

关于健康，由于我这一生几乎从未患过病，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忠告。我吃喝都随心所欲，醒不了的时候就睡觉。我做事情从不以它是否有益于健康为根据，尽管实际上我喜欢做的事情是有益于健康的。

从心理角度讲，老年需防止两种危险。一是过分沉湎于往事。人不能生活在回忆当中，不能生活在对美好往昔的怀念或对去世友人的哀念之中。人应当把心思放在未来，放到需要自己去做点什么的事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往事的影响总是在不断地增加。人们总认为自己过去的情感要比现在强烈得多，头脑也比现在敏锐。假如真的如此，就该忘掉它。而如果可以忘掉它，那你自以为是的情况就可能并不是真的。



另一件应当避免的事是依恋年轻人，期望从他们的勃勃生气中获取力量。子女们长大成人之后，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如果你还像他们年幼时那样关心他们，你就会成为他们的包袱，除非他们是异常迟钝的人。我不是说不应该关心子女，而是说这种关心应该是含蓄的，假如可能，还应是宽厚的，而不应该过分感情用事。动物的幼子一旦自立，大动物就不再关心它们了。人类则因其幼年时期较长而难于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的爱好、其活动又都恰当适宜、并且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们，成功地度过老年绝非难事。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长寿才真正有益；只有在这个范围里，源于经验的智慧才能不受压制地得到运用。

告诫已经成人的孩子别犯错误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一来他们不会相信你，二来错误原本就是人生中难以避免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受个人情感支配的人，你就会感到，不把心思都放到子女身上，你就会觉得生活很空虚。假如事实确是如此，那么当你还能为他们提供物质



上的帮助，比如支援他们一笔钱或者为他们编织毛线外套的时候，你就必须明白，绝不要期望他们会因为你的陪伴而感到快活。

智慧雋语

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爱好、其活动又都恰当适宜、并且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们，成功地度过老年绝非难事。



白首之心

〔英〕乔治·吉辛

我太老了，生活习惯已经定型。我不喜欢坐火车，也不喜欢住旅馆。如果离开我的藏书室、花园和窗外的风景，我真会患思乡病。而且，我有一种恐惧：怕死在异乡，而不是死在自己的家里。

曾经魅惑过我们的地方，或是在回忆中似曾吸引过我们的地方，一般说来最好只在幻想中重游。我说似乎魅惑过我们，因为对于自己曾经留恋过的地方，我们的记忆经过了相当时间后，往往和当初得到的印象只有轻微的相似。那些事实上极为一般的赏心乐事，或那些受内心情绪与外界环境很大影响的乐趣，随后回忆起来，显得分外欢乐，或显得分外深切。在另一方面，若是记忆不能创造幻象，而某些地方的名字又与生命中某个黄金时刻联系在一



起，要想在再一次访问中重获过去的感受，那是一种鲁莽的想法。因为看到的景物并不是引起欢乐与宁静的惟一原因，无论那个地方多么可爱，无论那儿天空多么灿烂，这些外界事物并不足以使人心中快乐，只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要素的心灵激动时，才能得到快乐。

今天下午，我在读书时，我的思想开了小差，我发现自己在回忆着沙福尔克的山丘。20 年前仲夏的一天，走了一段长路后，我坐在那儿休息，昏昏欲睡。一种强烈的渴望抓住了我，我想立即出发，再找到那高高榆树下的地方。在那儿，我含着烟斗，从容吮吸，听得见周围金雀花的花荚在正午艳阳下裂开，劈劈啪啪地响。如果凭着这种冲动行事，我有什么机会重享我记忆中所珍藏的那一时刻的乐趣呢?不，不，我所记忆的并不是那个山丘，而是那个生命的时刻。我能否梦想在同一山边，在同样的艳阳天吸着烟斗，就能尝到当时那种乐趣，或获得同样的安慰呢?我脚下的草皮会和当时一样柔软吗?大榆树的枝叶会那样愉快地隔开照耀其上的正午阳光吗?当休息时间过去，我会像从前那样跳跃而起，急于再次使出我的力量吗?不，不，我所



记忆的只是我早期生命的一个时刻，偶然地与沙福尔克的风景画面联系在一起。这个地方不复存在了，除了对于我之外，它永远也不存在了。我们的心灵创造了世界，纵使我们肩并肩地站立在同一片草地上，我的眼睛决看不到你所看到的一切，我心中的感受也决不会与你相同。

智慧隽语

曾经魅惑过我们的地方，或是在回忆中似乎曾吸引过我们的地方，一般说来最好只在幻想中重游。



两条路

〔德〕让·保尔

新年的夜晚。一位老人伫立在窗前。他悲戚地举目遥望苍天，繁星宛若玉色的百合漂浮在澄静的湖面上。老人又低头看看地面，几个比他自己更加无望的生命正走向它们的归宿——坟墓。老人在通往那块地方的路上，也已经消磨掉60个寒暑了。在旅途中，他除了有过失和懊悔之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他老态龙钟，头脑空虚，心绪忧郁，一把年纪折磨着老人。

年轻时代的情景浮现在老人眼前，他回想起庄严的时刻，父亲将他置于两条道路的入口———条路通往阳光灿烂的升平世界，田野里丰收在望，柔和悦耳的歌声四方回荡，另一条路却将行人引入漆黑的无底深渊，从那里涌流出来的是毒液而不是泉水，蟒蛇到处蠕动，吐着舌箭。



老人仰望昊天，苦恼地失声喊道：“青春啊，回来！父亲啊，把我重新放回人生的人口吧，我会选择一条正路的！”可是，父亲以及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

他看见阴暗的沼泽地上空闪烁着幽光，那光亮游移明灭，瞬息即逝。那是他轻抛浪掷的年华。他看见天空中一颗流星陨落下来，消失在黑暗之中，那就是他自身的象征。徒然的懊丧像一支利箭射中了老人的心脏。他记忆起了早年和自己一同踏入生活的伙伴们：他们走的是高尚、勤奋的道路，在这新年的夜晚，载誉而归，无比快乐。

高耸的教堂钟楼鸣钟了，钟声使他回忆起儿时双亲对他这浪子的疼爱。他想起了困顿时父母的教诲，想起了父母为他的幸福所做的祈祷。强烈的羞愧和悲伤使他不敢再多看一眼父亲居留的天堂。老人的眼睛黯然失神，泪珠儿泫然坠下，他绝望地大声呼唤：“回来，我的青春！回来呀！”

老人的青春真的回来了。原来，刚才那些只不过是他



在新年夜晚打盹儿时做的一个梦。尽管他确实犯过一些错误，眼下却还年轻。他虔诚地感谢上苍，时光仍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还没有堕入漆黑的深渊，尽可以自由地踏上那条正路。进入福地洞天，丰硕的庄稼在那里的阳光下起伏翻浪。

依然在人生的大门口徘徊逡巡，踌躇着不知该走哪条路的人们，记住吧，等到岁月流逝，你们在漆黑的山路上步履踉跄时，再来痛苦地叫喊，“青春啊，回来！还我韶华！”那只能是徒劳的了。

智慧寄语

他虔诚地感谢上苍，时光仍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还没有堕入漆黑的深渊，尽可以自由地踏上那条正路。



固定的震慑

〔英〕劳伦斯

我们必须选择生，因为生决不会强迫我们。我们有时候甚至根本不能选择，对死亦然。然后，生命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使人感到有一种温和的安宁。但我们最终可能会断然否认这种安宁，因此我们断无安宁可言。我们可能会完全排斥生活并最终排斥自己。除非我们将自己的意志支付给生命之流，否则，我们就是毫无生命的尤物。

如果一个人除了死别无选择，那么，死亡就是他的光荣、他的满足。如果他的不满和抵抗都是冷漠的，那么，冬天就是他的命运、他的真理。为什么一定要诱骗或威胁他去发表生的宣言?就让他去全心全意地宣告死亡，让每个人都去寻找自己的灵魂，并从中发现他的生命是急速地趋向生或是死，当他找到了以后，就让他自由行动，因为天



下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谎言。如果一个人属于不可逆转的死亡之路，那么，他至少可以心满意足地去遵循这条道路。但我们不会将这称为安宁，在剧烈而美味的毒药中获得的满足与顺从自我满足的谦卑和安宁的真正自由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安宁存在于我们接受生命之时，当我们接受死亡时，有一种和安宁相对应的无望，那就是沉寂和顺从。

生命不能打破固执己见的意志，死亡却做到了。死亡强迫我们，不给我们以任何选择。任何比较都是死亡，不是其他而是死亡。

对生命，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意志，默认它并与它一致。如果我们兀自站立，我们将被排斥，被从生活中驱赶出去，生命的服务是自觉自愿的。

在生命与宗教的关系中已经发生了逆转。这似乎有点不那么现实，就像奇迹一样不十分可信，但事实上，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它是我们的最高荣誉。我们知道，用我们的灵与肉的全部力量来执行死亡意味着什



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完成死亡的活动。我们已经把自己全部的灵与肉投入到制造死亡的发动机、死亡机构和死亡发明物之中。我们想迫使任何人从事死亡活动，我们想在一个巨大的死亡合唱中包围世界，不让任何东西逃跑。我们充满了强迫性的疯狂，我们的坚固的意志已经同强迫，同死亡的巨大发动机协调一致了。

可见，我们的基本存在已经显现。不错，我们的旗帜上公开地写着安宁，但不能让我们因为躺下而退化。死亡的威力震慑我们全身，已经在我们身上聚集了100年。对死的激情早在我们的父辈那儿就开始累积起来了，它一代一代地滋生，越来越强。在我们的内心，大家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智慧隽语

我们知道，用我们的灵与肉的全部力量来执行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完成死亡的活动。



他人之死

〔奥地利〕弗洛伊德

如果别人对自己不坏，文明人是不会谈论甚至想到让别人死亡的，除非他是一个以同死亡打交道为职业的医生、律师或者类似的人。如果他人之死会给自己带来自由、金钱、地位方面的好处，文明人更不会谈论这人的死。当然，我们虽然对死亡感觉敏感却仍无力捉住死神之手。当死神之手落下之时，我们在感情上会受到震动，仿佛我们完全被打垮了。于是，我们习惯于强调死亡的偶然性——事故、疾病、感染、衰老，这种习惯暴露了我们修正死的含义的努力，将必然性修改为偶然性。众多人同时死去对我们来说特别可怕。我们对死者采取了一种特殊态度，就像是向某个完成了特别困难任务的人表达敬意一样。我们对死者的评价往往也是扬长避短，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死者宜隐恶而扬善。因而无论在悼词中还是在墓



碑上，只写下对怀念者有利的话语，这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死者已不需什么尊敬，但在我们看来，对死者的尊敬比对真理的崇敬更为可贵，甚至胜过对生者的尊敬。

文明人这种惯常的对死的态度在自己心爱的人——妻儿、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死去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此时，我们往往痛不欲生，我们的一切希望、自尊、快乐都随着死者进入了坟墓，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们以安慰，任何东西都不能弥补爱人之死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这种行为表明，我们似乎也像阿什拉部族的原始人一样，心爱的人死去，自己也必须跟着死去。

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游戏中孤注一掷，生活就会显得贫乏、毫无意义，平淡而肤浅。这正像美国人的调情一样，从一开始双方就知道，一切都会十分顺畅。这样的调情与欧洲大陆式的谈情说爱刚好形成对照。在欧洲大陆，谈情说爱的双方一开始就必须记住引起爱情的严重后果。我们易于受到感情的束缚，人死之后，往往悲痛欲绝。这使我们不



愿意想到自己会有危险，也不愿设想同自己有关的人会遭到什么不幸。我们不敢从事带有危险性然而又是必须做的工作，诸如在空中飞行，远征他国，进行爆炸实验等等。我们不敢设想自己会遭到不幸，因为，如果灾难降临，谁能弥补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样重大的损失?我们总是从一切事情中排除死亡，也随之排斥了很多别的东西。

智慧隽语

如果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游戏中孤注一掷，生活就会显得贫乏、毫无意义，平淡而肤浅。



死亡问题

〔日〕三木清

对我来说，死亡的恐怖为什么变得淡薄了呢?这是因为与自己亲人死别的次数逐渐增多了。假设我能与他们再次相见——这是我最大的愿望——那么，除非我死，否则绝不可能。我知道，即使我能活百万年，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再见到他们。也就是说，我活着再见亲人的概率为零。自然，我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死后是否能再见到他们，但是，有谁敢断言我死后再见亲人的概率为零呢?因为还没有一个从死亡之国返回的人。将两个概率相比较，显然后者比前者存在着更大的可能性。如果我必须两者选其一，那么，我当然是愿意选择后者。

假设没有任何人死，那么一定会有企图一死的人站出来说："我去死死看。"人类的虚荣心之强，甚至可能以



死为对象。人们能够立刻领会这种虚荣的心理，并且加以嘲笑。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因虚荣心而发生的与此相比毫不逊色的事件，却不容易被人们发现。

难道不是在灵魂空虚、毫无寄托这一点上，人类才是不死的吗?因为有了寄托才不能与死相分离，这就意味着人类因为有了寄托才会死。有着深刻寄托的人，死后有自己的归宿。因此，所谓对于死亡的准备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执著的追求和寄托。既然我有了真正热爱的事业，那么这事业就会制约我的一生。

死亡问题是与传统问题相联系的。如果不相信死者复生，又怎么能够相信传统呢?死而复生的也许是死者的业绩，而非这业绩的创造者。然而，被创造的业绩难道比创造者更伟大吗?可以认为：原因大于或等于结果是自然的法则。创造者的业绩尚且能够死而复生，创造者本身不是更具有死而复生的力量吗?假如，我们盼望柏拉图作品的永存比盼望他本人的永生更热切，那么，这只能证明我们虚荣的心理。对于我们真心热爱的人，我们难道盼望他业绩的



永存比盼望他永生不死更热切吗?

原因至少等于结果是自然的法则。然而，在历史上，却往往是结果大于原因。也许这是历史的法则。如果确实如此，这就意味着：比历史更为强大的原因不在于我们自身，而在于超越我们的事物。我们能够认为，超越我们之上的事物仅希望历史上出现的结果死而复生，却不希望造成这结果的原因死而复生吗?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的经历复苏、再生，那么，对于具有这种力量的我们来说，难道可以想像创造者比被创造者更难以复苏、再生吗?

智慧箴语

死而复生的也许是死者的业绩，而非这业绩的创造者。然而，被创造的业绩难道比创造者更伟大吗?



毁　灭

〔俄〕列夫·托尔斯泰

肉体死亡时最后一个意识的消灭不能消灭真正的人类的我，就像每天的入睡不能消灭它一样，任何人都是从来就不怕睡觉的，尽管睡梦中会出现和死亡完全一样的情形：意识中止。人不怕入睡，尽管睡梦中意识的消灭完全像死亡时一样，这不是因为他想过了，而是因为过去入睡后他总是又苏醒，所以他认为还会再醒过来的(这个推断是不正确的，他可以1000次睡醒，而在第1001次时醒不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进行这种推理，而这个推理也不可能安慰他，但是人们都知道，他的真正的我是超时间存在的，因此那种暂时出现的意识中断是不能破坏他的生命的。

假如一个人睡着了，就像神话中说的那样，睡了



1000 年，他会睡得很安静，就像只睡了 2 个小时。对于非时间性的、但真正的生命来说，中断 100 万年和中断 8 个小时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对于真正的生命来说时间根本不存在。

肉体毁灭了——今天的意识也就毁灭了。

但是现在，人们应该习惯于自己肉体的改变和意识的替换。要知道，这种变化从人们记事之后就开始了，而且从不间断。人们并不害怕自己肉体的变化，不仅不害怕，反而更经常地希望这种变化加快，他们总希望长大、恢复健康。人曾经是一块红色的肉，他的意识全部在于胃的要求，而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长着胡子的有理性的男人，或者成了一个喜爱孩子的妇女。要知道无论在人的肉体中，还是在意识中都没有任何相似的东西，可是人却不会害怕使他成为现在这种状态的变化，而只是欢迎这个变化。即将来临的变化有什么可害怕的呢?难道它就是毁灭?但是要知道那个所有转变都以之为根据发生的东西——即对世界的独特关系，这构成了真正生命的东西，并不是同肉体诞



生一起开始的，而是在肉体之外、时间之外的。既然如此，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怎么能毁灭时空之外的东西呢?人总把目光放到自己生命中最微小的部分，却并不想看到它的全部，害怕这种微小的、他十分欣赏的一小部分从他眼光中消失。这会使人想起一个疯人的笑话，他幻想自己是玻璃制成的，当别人把他摔倒的时候，他就大叫“哗啦”!并马上死掉了。人们为了获得生命，就应当抓住自己的全部，而不应当只抓住生命的只在空间和时间上出现的微不足道的部分。抓住了全部生命的人会不断地补充生命，而对于只抓住了生命一部分的人来说，他们本来具有的东西，也会被剥夺。

智慧隽语

人总把目光放到自己生命中最微小的部分，却并不想看到它的全部，害怕这种微小的、他十分欣赏的一小部分从他眼光中消失。



怎样继续存在？

〔英〕毛姆

有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意识不可能因死亡而消灭，失去意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意识才能意识到意识的消失。接下去它声称，价值是只对心灵存在的，而且要求一个至高无上的人认识它的心灵。如果上帝是爱，人对他有价值，那就无法相信，上帝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怎么会任其毁灭。但在这一点上，显得有一定的含糊。一般经验，尤其是哲学家们的一般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平常常的。不朽这个概念太伟大，用不到凡夫俗子头上去。这些人太渺小，既不需永恒的惩罚，也不配永恒的赐福。因此，有些哲学家提出一种见解：有可能达到精神上完善的人将享受一定范围内的继续存在，直到他们有机会达到他们能够达到的完善，然后获得他们企求的消亡，而没有这种可能的人则一下子就被仁慈地消灭了。但是我们探究



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有怎样素养的人才能享受这有限的再生的福运，我们会失望地发现，除了哲学家们之外，不大有人具有这样的素养。

然而我们不禁要疑问，那些哲学家获得了他们的赏赐，将如何过日子，因为他们在地球上居留期间从事研究的问题，想来早已得到适当的解答。我们只能设想，他们将到贝多芬那里去学钢琴，或者在米开朗基罗的指导下学画水彩画。除非这两位大师的脾气都大大改变了，否则他们会觉得老师暴躁得叫人受不了的。

你接受一种信仰，所根据的理论有多大力量，有一个极好的测定方法，那就是问你自己在同样有力的理由之下，会不会采取一项重要的实际行动。例如，你是不是会单凭耳闻，未经律师验看房契，未经检查员检验下水道，就买下一幢房子?关于不朽的各种论点，一一分开来看，固然难以站得住脚，合在一起也同样没有说服力。它们有吸引力，一如房地产公司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可是对于我，它们并不比那些广告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觉得无法理解，躯体的基础既已毁掉，怎么精神还能依然存在？我坚信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不相信我的精神脱离了我的身体会在任何意义上是我自己的继续存在。即使人们能够说服自己，相信人的精神将继续存在于一种总的精神之中，那也没有多大安慰。满足于继续存在于人们提出的总的精神里的说法，无非是拿空话来骗骗自己而已。惟一有意义的继续存在是一个人整个的继续存在。

智慧身语

我觉得无法理解，躯体的基础既已毁掉，怎么精神还能依然存在？我坚信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是相互依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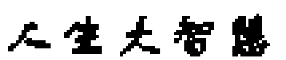


生前·死后

〔美〕卡尔·萨根

这个世界看似如此不公平，有些人尚未出襁褓就饱受饥饿而夭折，而另一些人仅是由于出身的原因，过着富足华丽的生活。一个人可能出生在卑微的家庭或被咒骂的种族，或天生有某种残疾，一辈子在命运的捉弄中生活，直至死亡。这就是生命的结局吗?仅仅是一场无梦、永无尽头的睡眠吗?公正何在?这是惨淡、残酷而无情的。难道我们不应在公平的竞技场上有第二次机会吗?如果不管前生命运如何与我们作对，我们来生的出身取决于我们今生努力的程度，那该多好啊。或者，如果我们死后存在一次审判：——只要我们扮演好这一生所注定的角色，为人谦卑、诚实等等——作为奖赏，我们将在摆脱了这个世界的痛苦和动乱的永久避难所中愉快地生活，直到时间的尽头。如果这个世界是经过考虑、事先设计好的，而且是公平的，它





就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承受痛苦和磨难的人将得到他们应得的安慰，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些引导人们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状况，期望死后有所回报的社会，倾向于灌输给人们安于现状、反对变革的思想。更有甚者，对死亡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生存斗争和进化中的一种适应，在战争中反而变得不适应。那些宣扬英雄(或者甚至那些仅仅是按照权威的吩咐行事的人)来生会得到极大幸福的文化，可能会赢得一些竞争性的优势。

因此，死后精神永存的思想和关于来生的概念，宗教和国家兜售起它们来，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存在广泛的怀疑主义。尽管几乎毫无证据，人们仍然愿意去相信它们。不错，大脑损伤会使我们丧失大部分记忆，会将我们由癫狂变得平静，或由平静变成癫狂。大脑化学的改变会使我们相信有一个针对我们的大规模的阴谋，或者使我们认为听到了上帝的福音。但是，尽管这提供了我们的个性、特征、记忆(如果你愿意，



可以将灵魂包括在内)等根源于大脑的物质之中一样强有力的证据，不重视这一证据，回避这一证据的可信度仍是很容易的。

如果由一个强劲有力的社会制度坚持来生的存在，那么即使持异议者人数很少并且保持沉默，遭到憎恶也是不足为奇的。

智慧隽语

死后精神永存的思想和关于来生的概念，宗教和国家兜售起它们来，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修养使人明慎



在我心灵的天空中，
信心之光永不黯淡。
我们应该——
竭尽全力去做，去爱，
不断地盼望；
用心中绚烂多姿的光彩，
去照亮，
去驱散四周的漆黑。

——海伦·凯勒

传承文化 探索新知

ISBN 7-206-03676-7



ISBN 7-206-03676-7/B·124
定价：120.00元（全10册 本册12.00元）